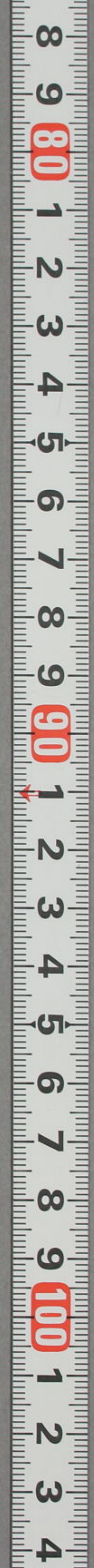


蛾術編十一  
說人三至八

イ 5  
500  
11





蛾術編卷五十三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迨鶴壽參校  
沈懋扈校刊

說人三

散宜生

孟子散宜生疏云散姓宜生名曲禮疏引許慎五經異

義亦以散宜生為二名漢古今人表女皇堯妃散宜氏

女帝王世紀云堯娶散宜氏生丹朱非二名也

鶴壽案宣和博

古圖有散季敦其銘曰惟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散季肇作朕王母叔姜寶敦散季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錄曰攷其名乃散季為王母叔姜作也文王遵養時晦四方之賢者盍歸乎來太公望散宜生之徒咸在武王作

成行篇

卷五十三

一

世楷堂

東方書局  
學校圖書

所錄支  
有鞠那

15  
500  
11

波  
49  
11



太誓太公望有鷹揚之從散宜生有執劍之衛彼皆以  
 文王舊臣而成此功焉今觀是敦在惟王四年八月文  
 王之世散季已為之輔而秣數猶未歸則知所紀之年  
 蓋武王時明矣攷古錄曰以太初秣推之文王受命歲  
 在庚午九年而終歲在己卯武王以明年改元十三年  
 伐紂乃壬午歲實武王即位之四年是年一月辛卯朔  
 二月後有閏自一月至八月小盡者四故八月丁亥朔  
 與敦文合武王之時散氏惟聞散宜生季疑其字也今  
 案此以散為氏季為字然宣和時古器大半出于偽造  
 不可以為典要惟大戴禮記帝繫篇云帝堯娶于散宜  
 氏之子謂之女皇氏則散宜為氏生為名也然便文亦  
 有單稱散者後漢史弼傳贊云文王嬴里閔散懷金是  
 也大戴禮記出自七十子之遺言必有依據班孟堅皇  
 甫士安皆采此以著書先生但引古今人表帝王世紀  
 以證其非二名殆  
 溯流而忘源邪

微仲

孟子微仲趙岐無注包爾庚則云微仲者微子之次子

也無國邑而稱微從父爵也厥後襲封宋公終身止稱  
 微仲忠孝之義也閻若璩亦云微子國于微其長子應  
 曰微伯早卒有子肸次子微仲名衍周禮適子死立適  
 孫微子則從故殷禮舍長子之子肸而立己次子衍此  
 與子服伯子引以況公儀仲子者昭合其證一班固古  
 今人表于微子注曰紂兄宋微仲注曰啓子其證二啓  
 既帝乙元子衍果次子王畿千里豈少閒土斷無兄弟  
 竝封一國之理其證三則知微仲者子襲父氏上有伯  
 兄字降而仲也包閻二說雖有班氏古今人表一證然  
 家語呂覽史記宋世家鄭注尚書禮記竝以微仲為微



子之弟子服亦正因其為微子之弟故以證立弟之義何得定是其次子其稱微者孔穎達已援虞叔祭叔解之何必子從父爵包閻說非是

商容現存

閻若璩謂馮氏景曰武成式商容閻也者表其閻況存者乎也存俱指位言非身也晉語叔向賀韓宣子貧宣子拜曰起也將也賴子存之上文樂懷子也于楚之也注皆訓也為奔蓋是時商容現存論語何患于喪乎檀弓喪欲速貧喪也一也

夷逸

論語夷逸包咸以為人名漢地理志以虞仲夷逸為一

謂虞仲竄于蠻夷而遯逸

鶴壽案逸民一章首節專敘逸民名氏安得于虞仲下忽

用注解第四節云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若夷逸為竄于蠻夷而遯逸則又複隱居二字矣

周公召公相成王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

尚書君奭篇蔡傳云此篇之外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為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為近之然詳本篇旨意乃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



論以雷之爾余案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爽此言周公當攝王位今復退居臣列疑其貪寵故不說馬融鄭康成王肅偽孔傳及孔疏竝同沈引唐之孔氏不引晉之偽孔氏已覺可怪又引葛氏不知何許人書序夫子所作公然詆斥可謂妄矣今攷篇中言冲子又言小子同未在此則此時在成王即政之初也成王即政二十八年而崩召公猶輔相康王豈此時即欲告老哉反覆經文都是周公自明不可去之意先歷敘商先王及文武皆賴賢臣之助然後自任其責曰今在予小子旦誕無我責皆一篇之

正旨也後乃并責召公當同其任故曰襄我二人又曰篤棗時二人此則後一層意也即此可見序所言召公不說者謂周公戀權不舍誣就臣位之意馬融諸家案經解序精確不磨乃宋人忽生出召公告老之言豈止讀得前人數乃心小半篇而未見其前大半篇乎鶴壽案荀子儒效篇云成王幼周公屏成王以屬天下履天下之籍偃然如固有之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于成王北面而朝之淮南子汜論訓云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德天下之政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展而朝諸侯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可謂能臣矣中論智行篇云召公見周公既反政而猶不知疑其貪位周公為之作君爽然後悅此即馬鄭所謂召公以周公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悅以為周公苟貪寵也但召公既怪周公貪寵則自己此時何以不告退且



歷相成王二十八年直至康王時猶在朝其貪寵更甚  
 于周公奈何以此不悅周公乎今以君奭篇揆之蓋此  
 時召公欲偕周公一同退老周公不許故召公疑其貪  
 寵而不悅及至周公告以自已不可去并告以君奭亦  
 不可去之義曰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  
 其濟小子同未在此無我責于是召公聽周公之言  
 仍舊輔相成王其後周公既沒成王即世召公又相康  
 王者蓋不忌周公之言也然則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  
 公告老而歸蔡氏謂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  
 老厥邑二說皆是先生見其說與鄭不同即駁之未免  
 偏見至君奭篇所云襄我二人又云篤棗時二人皆指  
 文武言詩小宛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謂所思惟文武  
 二人也先生以二人為周公召公是又傳會其說爾

穆王訓夏贖刑

書序云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蔡傳云此篇專訓贖刑  
 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堯典

所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五刑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  
 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以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  
 其贖免曾是唐虞有是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為  
 此一切權宜以斂民財夫子錄之亦示戒耳堯典金作  
 贖刑謂其情狀可疑或無心之失誤入于五刑者非專  
 指鞭扑說詳後案序言訓夏贖刑則穆王之言本于夏  
 而夏法亦必本之唐虞也篇中明言五刑不簡正于五  
 罰又墨辟疑赦云云豈以實犯罪者而許其贖哉蔡說  
 非事實也

蔡氏此條馬氏  
端臨已辨其非

駢命



閻若璩曰姚際恒謂史記周本紀王道衰微穆王閔文  
武之道缺乃命伯翳申戒太僕國之政作翳命太僕國  
之政非太僕正命伯翳申誠之非命伯罔為太僕正與  
書序絕不相侔余謂其所以不侔之故蓋逸書十六篇  
原有罔命史公親受之知其義如此故改書序之文載  
入本紀若魏晉閒無由覩逸書但止依傍書序為說耳  
又曰說文引周書曰伯翳即今罔命蓋鄭孔各有一罔  
命故其稱名同惟字別愚謂閻以說文所引伯罔即罔  
命篇文是也但此必十六篇外零句許慎偶得而載之  
其十六篇內罔命當為畢命字之訛也觀鄭注畢命序

引逸篇可見矣史記與序不同處頗多司馬遷非經師  
豈得因此反疑書序為誤邪鶴壽案尚書篇目有畢命  
命之篇曰說文齊部云翳驚走也一曰往來兒从乔  
聲周書曰伯翳此字下翳  
書作罔今漢書尚書作翳故史記周本紀漢古今人表皆  
作罔今本漢書尚書為  
篇已全亡鄭氏所述古文逸書二十四篇曰有翳命惠  
定字謂翳當作畢字之誤也劉歆三統秣引畢命豐刑  
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策豐刑鄭康成畢  
命序注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  
應蓋亦據孔氏逸書為說段氏古文尚書序無冊命霍  
是也鄭謂不同與此序相應七字為句言序無冊命霍  
侯之事而篇中有之不相同也其下又有非也二字亦  
是鄭語言秘書所稱畢命篇者蓋非畢命也古文疑信  
參半絕無師說諸大儒所以不敢作注但鄭親見此  
篇舊稱畢命則二十四篇中有畢命無畢命可知矣

厲王豔妻



十月之交詩鄭以為刺厲王非幽王其援據甚多而尤  
 可據者以詩云豔妻煽方處豔刺通蓋厲王時有刺妻  
 專寵亂政幽王所嬖者褒姒非刺妻也刺或作閻又作  
 豔頰濱竟以為豔色之妻即褒姒而以駁鄭至其改十  
 月為建亥則于古說并置之不辨矣唐孔氏疏引詩緯  
 云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因主異載  
 震說已別見又晉書樂志褒豔興災平王逢亂荀勗傳  
 贊援朱均以偶極煽褒閻而偶震皆以刺妻與褒姒並  
 稱亦為切證鶴壽案魯詩十月之交云此日而食于何  
 不滅又云閻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  
 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為之食為不善也鄭從魯  
 詩故以為刺厲王閻地名也猶之褒國名也閻氏之女

為厲王姬刺者配姬云云見中侯摘雜戒但毛傳已云  
 豔妻褒姒美色曰豔其說不始于頰濱毛公秦人其以  
 豔妻為幽王姬褒姒必有所據況大衍林日食議曰  
 雅十月之交虞劇以術推之在幽王六年開元林定交  
 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日八食限授時林議曰幽王六  
 年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八食限自  
 來推步之家本有不與緯說異者近儒又依今日食法  
 推之雍正元年癸卯距魯僖公五年積二千三百七十  
 八年經史已有明文再據史記魯僖公五年距周幽王  
 六年積一百二十一年并之減一年得積年二千四百  
 九十八中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四日三五  
 三八一六通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四日三五  
 二八八四一一六通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四日  
 八四紀日一十七積日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四日  
 通朔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一日一六三三積朔  
 三萬〇八百九十六首朔一十四日〇一三三三積朔  
 二積朔太陰交周二宮一十六度五十分八秒四十分  
 首朔太陰交周四宮六度四十六分四分八秒四十分  
 月朔太陰交周初宮一十二度八分三十分五分九  
 微為太陰入交十月平朔辛卯日初三刻九分凡太陰  
 世楷堂



入交則入食限蓋推得幽王六年建酉月辛卯朔日食也然則豔妻即衰姒鄭以為厲王時詩而謂漢時經師移其篇第不可信矣

君氏

魯惠公元妃孟子無子以次妃聲子為繼室生隱公是隱不但長而已且係正嫡宜為太子者也于禮諸侯不再娶無二嫡齊景公請繼室于晉亦非禮也惠公違禮而別娶仲子生桓公欲立桓而以其母為夫人為桓少命隱攝隱承父志不自成為君故元年不書即位不備禮也奉桓母以為夫人天王知其然故賵惠公兼及仲子改葬惠公隱讓桓而弗臨不敢為喪主仲子薨則用夫人之禮赴于

諸侯故經書夫人子氏薨也又為仲子別立廟安其主而祭之用萬舞六佾已之母薨則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耐于姑殺禮已甚故不曰薨不稱夫人然而其子固已攝君矣不可直書聲子卒故變其文而繫之以君曰君氏若曰是君之母氏云爾隱之順于死父而隆于庶母至矣然其于己之母不太簡乎左氏明言聲子為繼室而公羊以為桓母右媵隱母左媵右媵尊桓宜立非也史記謂惠公為隱公娶于宋宋女至而美惠公奪而自娶之生桓公謬以桓之賊戾當由少成習慣而隱不知以羽父中之謬以桓之賊戾當由少成習慣而隱不知以羽父之傾危請殺桓求太宰而遽以情輸之仁而愚矣攷之于傳當日情事歷歷可觀然則君氏為隱公母決矣而



公穀改君為尹以為天子大夫安也

吳偉業云公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

鄭人因諸尹氏賂尹氏遂以尹氏歸其卒也公臨其喪

史臣書日以重之子未敢以為然

氏公穀二傳作尹氏既作尹氏則不得以為隱公之母

矣公羊傳曰其稱尹氏何貶曷為貶識世卿世卿非禮

也宣十年齊崔氏傳同五經異義云卿得世也今春秋

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事政

犯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而古春秋左傳說卿大

夫皆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為大夫子得食其故采地如

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惠

定字曰易爻位三為三公二為卿大夫曰食舊德謂食

父故祿也尚書云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佚勤子

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作俗掩爾善論語云與

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稱惟周之士不

顯亦世孟子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此皆同

左氏義鄭氏亦云尚書世選爾勞詩刺幽王絕功臣之

世然則興滅繼絕王者之常識世卿之文其義何在

案世祿禮也世卿非禮也公穀皆據其經文以立說自

與左氏經文作君氏者不同若吳梅村引狐壤之事以

尹氏為鄭大夫則是以左氏之事實解公穀之經文張冠李戴得不令人軒渠

### 魯桓公楚穆王

魯桓公殺兄自立于孫昌熾楚穆王弑父自立而獲令

終其子莊王遂成霸業天道竟有不可問者鶴壽案天

報魯桓公有弑兄之罪厥後與姜氏如齊彭生上車拉

公幹而殺之禍亦烈矣即有時天未及報如楚穆王者

居然得保首領以沒然春秋于文公元年大書之曰冬

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此萬世之斧鉞甚于

一時之誅殛也至莊王之成霸業則其子惠寬仁有以

致之不在報施之例君子亦修德而已矣盜蹠壽終顏

淵早卒非所計也

### 桓公子糾

論語桓公殺公子糾伊川程子謂子糾弟而桓公兄非

世楷堂



是管子大匡篇云齊僖公生子諸兒公子糾同公子  
 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  
 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  
 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臣傅小白也賤臣  
 知棄矣房元齡注云鮑叔以小白年幼而賤故難為之  
 傅也劉績注云言君知己不肖使傅小白于次小白不  
 得立是君有意棄我哀公六年穀梁傳齊陽生入于齊  
 陳乞弒其君荼取國于荼也范甯引鄭康成云荼與小  
 白其事相似子糾宜立而小白篡之非受國于子糾乎  
 此子糾兄而桓公弟之明證伊川之論不過欲回護管

仲之不死以愚觀之管仲召忽特子糾之傅鮑叔特桓  
 公之傅而已君臣之分未定也此三人者前則為僖公  
 之臣後則為襄公之臣子糾桓公皆不得而臣之管仲  
 所以無必死之責唐之魏徵亦然高祖在位建臣烏得  
 而臣之不必強謂桓公兄宜立也

書弒閔公及仇牧不書宋督

春秋莊公十二年書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宋  
 督為太宰同見殺何以不書蓋華督弒殤公之賊應殺  
 故不書

寺人披



左氏呂卻畏偃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以難告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寺人披為獻公伐公子重耳于蒲城又為惠公求殺重耳呂卻同仇與之謀弑公披私自告公為進身之地謀及寺人以致此

焦僥

仲尼對吳客曰焦僥氏三尺短之至也山海經有小人國人長九寸在大荒東是更短于焦僥矣韋昭曰焦僥西南蠻之别名括地志云在大秦國北晉胥臣對文公曰僮昏囂瘠焦僥官師所不材也然則焦僥不獨西南

蠻大秦北中國亦有之

鶴壽案周書王會解有周頭國海外南經云周饒國其為人短

小冠帶劉秀校云一曰焦僥國在三首東大荒東經云有小人國名靖人郭璞注引詩緯含神霧曰東北極有人長九寸殆謂此小人也大荒東經云有小人名曰焦僥之國幾姓嘉穀是食郭璞注皆長三尺又云有小人名曰苗人今案焦僥即周饒也長三尺苗人即靖人也長九寸括地志云焦僥在大秦國北小人在大秦國南並非一種列子湯問篇夏革曰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焦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淮南子墜形訓西南方曰焦僥高誘注長不滿三尺一在東方一在西南亦非一處至晉胥臣云云不過因焦僥國皆短人則中國之短人亦名之以焦僥而已

簡璧

僖十五年秦穆公夫人以太子瑩宏與女簡璧登臺列仙傳秦穆公以女弄玉妻簫史日于樓上吹簫作鳳鳴



簡壁殆即弄玉也

晉悼公諡法

晉悼公復霸諸侯功業頗著卒年二十九不為夭且以善終非有難而死嗣為君者平公彪其子也乃不加美

諡而諡悼此不可解

鶴壽案周書諡法解年中早夭曰悼孔注年不稱志也肆行勞祀曰

悼孔注放心勞于淫祀言不修德也恐懼從處曰悼孔注從處言險圯也春秋所載魯侯寧諡曰悼衛公子黜

諡曰悼鄭伯費諡曰悼陳太子偃師諡曰悼蔡侯東國

大約不出此三義魯襄公元年晉悼公立史記晉世家

悼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卒于魯襄公十五年然則年

周公

論語季氏富于周公孔安國注周公天子之宰卿士此

明指春秋時之周公皇侃疏亦不誤而邢昺疏以為周

公旦朱子承之非也季氏即盡有魯亦不能如周公旦

此自當以季氏同時之周公為比若遠擬周公旦則大

遼濶矣

鶴壽案周公長子伯禽封于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為王卿士在東周時猶然周桓公黑肩見

春秋隱公六年周公忌父見莊公十六年宰周公孔見

僖公五年宰周公閱見僖公三十年周公楚見成公十

老子之流沙

史記老子傳老子居周久之見周衰遂去至關正義引抱朴子老子西游至散關或以為函谷關引括地志散



關在岐周陳倉縣東南五十二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  
 縣西南十二里又云關令尹喜彊為著書乃著上下篇  
 而去莫知其所終集解引劉向列仙傳老子西遊關令  
 尹喜先見其氣候而迹之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  
 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案流沙見尚書禹貢禮記王  
 制漢地志流沙即居延澤在張掖郡居延縣東北漢居  
 延故城在今甘肅甘州府治東北塞外其地南非窮荒  
 近人說禹貢者至牽引龜茲鄯善且末吐谷渾等國之  
 流沙其解禹貢雖非若以為老子所至似無不可要之  
 老子逝去西域蹤跡絕遠後世所以傳老子化胡成佛

老佛不但在一地且即是一人

鶴壽案論衡氣壽篇云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

公百八十歲高宗享國百年穆王享國百年并未享國  
 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今案古來百餘歲人如臣  
 扈子夏之類則有之乃王充謂老子二百餘歲此後世  
 化胡成佛之論所由來也夫天地之元氣以生元  
 氣存則存元氣亡則亡安有元氣至二百餘年之久而  
 猶不散亡者乎自秦皇漢武希冀長生之術信方士言  
 卒無一驗淮南稚川之徒又復迷惑于此所講黃白諸  
 法流播人間此書于八十二卷之末詳載導引服食數  
 條津津乎言之有味是蓋先生年老欲以此術延齡其  
 實無益徒以貽誤後人今悉刪之禮記曾子問載孔子  
 從老聃助葬遇日食其時為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  
 朔至佛敎起于漢明帝時從前無有而先生謂老佛即  
 是一人不亦可怪乎史記老子傳云蓋老子百有六十  
 餘歲或言二百餘歲此係疑辭司馬貞謂前古好事者  
 據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時故百六十餘歲  
 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周太史儋為老子故也

老子杳冥詭異



司馬遷用筆本自跌宕離奇不似班固之平實故馳騁  
 文筆者尊遷務求切實者愛固然如老子列傳忽斷忽  
 續若近若遠非必有意作此狡獪因其人本自杳冥詭  
 異不可捉搦故爾既云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姓李氏  
 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室藏書之史也有國有縣有鄉  
 有里有姓有名有字有諡有官又云老子之子名宗為  
 魏將封于段干宗子注注于宮宮元孫假仕漢孝文帝  
 假子解為膠西王太傅因家于齊敘其後系凡九世傳  
 無如此之詳者明係以此正世人傳聞怪說耳乃其前  
 半篇既敘孔子問禮于老子事中間插入老萊子與孔

子同時老萊子老子已不能定其是一是二其下又插  
 入周太史儋而云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則悅悅極  
 矣老子似不應有諡諡為聃從來諡法所無說文耳部  
 聃耳曼也蓋因其耳大無輪而稱之鶴壽案老子不過  
 一歲書之史耳安  
得有諡史記諡曰聃之諡當作字古人  
 字與名相配老子名耳故字聃也  
 史記本傳老子與夫子言皆清淨無為之旨與其道德  
 經合然傳已載夫子問禮事而禮記曾子問篇夫子答  
 曾子老聃凡兩見一引吾聞諸老聃一稱昔者吾從老  
 聃助葬于巷黨云云鄭康成于前一條注云老聃與孔  
 子同時釋文云老聃即老子也疏云莊子稱孔子與老



明對言是與孔子同時也史記云老聃陳國苦縣賴鄉  
 曲仁里人也為周柱下史或為守藏史鄭注論語云老  
 聃周之太史未知所出夫老聃與夫子言皆喪禮夫子  
 重其知禮故從之問則老聃固儒者也論語無老聃而  
 禮記疏引鄭注云云計必竊比于我老彭句之注何晏  
 但采包咸注以為彭祖而鄭注乃如此則鄭意以老彭  
 為二人夫子所以竊比者為其能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老聃之學如此的是朝廷一良史官乃予既攷得佛出  
 于老本為一人說詳見下不料佛之說增衍支蔓騰空架虛  
 不可究詰推其始實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良史也

則詭異甚矣夫子焉不學而亦無常師但節取其能知  
 禮謹守舊聞遂從之問其詭異則略而不責也若史記  
 言楚禮記疏作陳史記厲鄉疏作賴鄉今史記無柱下  
 史一句此小異可置弗論鶴壽案賴鄉即厲鄉也厲賴  
 古字通用故春秋傳厲國亦  
 作賴國孫氏淵如曰古道家之書與儒家並傳至衛元  
 嵩誤齊三教論乃以釋氏比于儒道李士謙答客問有  
 佛日道月儒五星之語攷儒書皆先聖所著道家內經  
 本草或係後人增益老子莊子實由聃周手定具有微  
 言惟釋氏僻在西域無文字僅借翻譯以傳其教攝摩  
 騰鳩摩羅什諸人未必能得旨世入妄尊其學比于儒  
 家道家過矣襄楷稱老子為浮屠則佛即道家支流魏  
 收稱釋迦生時當周莊王九年魯莊公七年夏四月恒  
 星不見夜明是也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魯莊公七年  
 乃周莊王十年內典以春秋經恒星不見傳會佛生之  
 夕佛生有夜明之瑞魯莊以前史不書恒星不見是古  
 無佛也古無佛則釋迦之道何所傳道無所傳是前無  
 戊子編 卷五十三 世楷堂



蚌術紀 卷五十一 三

聖也史記匈奴傳稱驃騎將軍擊匈奴破得休屠祭天  
金人釋老志以爲佛道流通之漸以此知佛象自漢武  
時始入中國後漢西域佛道稱法以此知釋教自後漢時  
光明于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以義方積柔順之性  
始得行于中國西天積剛之性故有浮屠斷欲去愛  
故有君子之道仁可過而義不可過釋教爲風氣之偏  
之教五行之道所謂天地之大猶有憾也佛者于文爲  
王化所不到所謂謝靈運謂諸法性定無非異謂之  
仿佛之義如解故來者謝靈運謂諸法性定無非異謂之  
爲如會如義如解故來者謝靈運謂諸法性定無非異謂之  
葉佛字省如文皆言善心之萌芽釋迦者當爲茄有茄  
葉佛言如莖葉之輔齒莖又曰牟尼曰此邱此則竊取  
孔子名字以爲重皆虛無其人而世俗乃奉以爲神其  
愚甚矣佛果是聖人當著書以傳其教而范蔚宗西域  
傳贊云莫有三典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法苑珠林載造書  
之主凡有三人書下行今釋氏之書行次曰法苑珠林載造書  
行之少者倉頡其佛經最古者四十二章經攝摩騰所譯  
盧之字安在帝時秦景憲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  
魏收謂漢哀帝時秦景憲受大月氏使伊存口授浮屠  
經中土未之信也後明帝遣蔡愔于天竺又得四十一

二章經絨于蘭臺石室裏楷稱浮屠不三宿桑下云  
皆出此經知是漢人傳本也自後秦北魏以來翻譯諸  
經詞愈繁而旨愈淺大抵沙門以釋教爲游說之資而  
文士之失職者又從而緣飾會其事其書明俊偉之士  
于道家以視儒書更不可同年而語矣聰明俊偉之士  
不見釋迦書與法盧之字不可不讀非聖人書今先生篤信老  
氏此論甚正昔揚子雲不讀非聖人書今先生篤信老  
子化胡成佛則道德經一書向入于道家者後將入  
于釋家欲尊老氏不  
反以卑老氏乎哉

世楷堂



蛾術編卷五十三終

蛾術編卷五十四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懋德校刊

說人四

魯哀公

魯哀公深憤失政君臣相讐二十四年如越越將妻公而多與之地二十七年季康子卒公吊降禮公患三桓之侈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故君臣多閒遊于陵阪遇孟武伯曰予及死乎公欲以越伐魯去三桓八月公如公孫有陘氏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杜



注終于贛之言君不没于魯觀杜注公實卒于越而史  
 記魯世家國人迎哀公復歸卒二說不同夫以越之去  
 魯隔絕江淮相去幾二千里而公意欲遠交近攻其感  
 憤之意不甘屈抑蓋剛暴之性如此論語請討陳恒曰  
 告夫三子不平之極有激而言明萬秣庚戌進士魏光  
 國作此題通篇皆順口氣描摹神吻說成柔懦無能甘  
 心推諉大謬鶴壽案魯三家孟孫氏公子慶父之後叔  
 孫氏公子牙之後季孫氏公子友之後皆  
 世為魯卿而專政者莫甚于季孫氏公子友生齊仲無  
 失無佚生行父傳稱其相三君無私積其子宿作三軍  
 是為專政之始宿生紇紇生意如遂有乾侯之事意如  
 生斯生肥哀公三年桓子斯卒而康子肥立其與康  
 子同時者孟孫氏則莒也叔孫氏則州仇也哀公以是  
 時句踐方霸故欲藉以去三家二十一年越人始來越

通魯也二十三年叔青如越魯結越也二十七年四月  
 康子肥卒八月公乃孫邾如越然卒不能去三家馬宛  
 斯曰哀公弗克自強而託國蠻夷望其除患也異哉自  
 句踐滅吳以來中國之勢盡移于越而俯首奉之者魯  
 人實首事焉叔青報聘之後公自謂能結援大國遂欲  
 借兵以弭內患不知城狐社鼠所憑者重未可猝除且  
 以昭公之不能行于季氏者而哀公欲行諸三家越師  
 未出吾見公之凶而不反矣及悼公之世三桓勝魯如  
 小侯卑于三桓之家其事尚可為哉讀春秋之終篇為  
 齊憾田氏為晉憾三卿為魯憾三桓乃三卿分晉田氏  
 傾齊之後三桓之子孫亦微公族而  
 自戕其本根安有克昌厥世者哉

太宰嚭未嘗見誅史記誤

史記吳太伯世家越欲遷夫差于甬東夫差自到死越  
 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裴駟等無注吳地記亦云  
 句踐滅吳誅太宰嚭攷左傳越滅吳吳王縊在哀二十



二年不言殺詔而二十四年云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季孫懼使因太宰詔而納賂焉乃止杜預曰詔故吳臣然則詔自吳亡又為越臣深據權寵參預機密未嘗見誅大約司馬子長敘事往往與左傳不相檢照疑漢初左氏未立學子長不得見故夏紀無羿浞事趙盾述程嬰公孫杵臼屠岸賈皆不合左傳

某年係某帝王第幾年

現在所行書名時憲書其前明書名大統書今略略承用依西法改以前所用係元郭守敬授時書閻氏動輒用授時時憲二書推至虞夏商周但用書上堆能知幾

百年幾千年前某年某月朔是何日望是何日日食在何日如是而已至于某年係某帝王之第幾年則非書所推也閻據律書志與鄭注不合者甚多又據竹書紀年皇極經世則更謬矣竹書紀年與律書志大不合與其信紀年不如信律書志其實皆不是

鶴壽案自唐堯以來至于共和

其間某帝王在位年數雖不能盡知然載在經傳者尚有可攷堯典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與朕位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二十八載帝乃殂落蓋堯在位九十八年也尚書鄭注本曰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徵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此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五十年梅賾本改徵庸二十為三十而以三十在位為句非是據此則唐虞二代凡一百四十八年無逸周公曰昔在殷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享國五十有九年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劉歆三統稱云夏后氏繼世十七王四百三十二歲殷世繼嗣三



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周三十六王八百六十七歲據  
 此則夏殷周三代凡一千九百二十八年史記十二諸  
 侯年表共和以前無年數自共和元年至敬王四十三  
 年三百六十五年六年數表自元年至敬王五十三  
 九年二百六十五年六年數表自元年至敬王五十三  
 月丁巳朔旦冬至至緡公二十二年正月丙寅朔旦冬  
 至每隔七十六年即有部首冬至可攷此史記九為有  
 據今即以三統林所載周代年數除去共和以後五百  
 八十六年則知以前尚有二百八十年也統計唐虞  
 夏殷周二千零七十六年惟其帝王若千無書可徵  
 然唐志云仲康五年癸巳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  
 虞劇以秣推之在仲康元年則是唐時尚有帝王在位  
 年數之書故得據以推步近儒謂此條即據汲郡古文  
 或不盡然且竹書紀年皇極經世等書固不足信矣三  
 統秣言之鑿鑿而先生又以為不足信何邪

文元年履端于始舉正于中歸餘于終閏月在歲終三  
 代以上如此子丑寅三正迭建閏月在當時所建十二

月後乎抑在夏正十二月後乎未詳鶴壽案治秣明時  
 則歸餘于終當在  
 夏正十二月之後

孔父子奔魯

史記索隱云宋襄公襄當  
 作哀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弗父

何生宋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五

世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孔父生子木金父木金父生

畢夷畢夷生防叔畏華氏之偪而奔魯昭七年左傳注

云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據司

馬貞說則始奔魯者防叔也據杜預說則木金父也二

說不同鶴壽案世本云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  
 絕其世其子木金父降為士木金父生祁父祁

世楷堂



父生防叔為華氏所偏奔魯為防大夫杜預以防叔為  
 孔父嘉之會孫去華督已遠故以為木金父奔魯不知  
 華氏既殺孔父又絕其世尚欲何為乎江慎修謂避華  
 氏之既非謂桓二年事也莊十二年督為南宮萬所殺  
 其後華氏仍為強族防叔為華氏所偏乃後來事耳當以司馬貞說為是

君子

論語君子不以紺緌飾邢疏君子謂孔子禮運出遊于

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鶴壽案此在論語中已有

證據陳司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子夏曰君子有三變不皆指孔子乎

孔子生卒年月日

襄二十一年公羊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則于襄二十一年冬十月云庚子孔子生雖月不同其年

則同左傳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史記孔子世家同以十二諸侯年表數之襄二十一年歲在己酉數至哀十六年歲在壬戌孔子實年七十四歲公穀志其生而左傳志其卒檀弓疏說夫子之卒年月日亦據左傳皆的確可信乃世家首段說夫子卒年雖與左傳同而其上則先言孔子年七十三既云魯襄二十二年生則云年七十三不足怪而十二諸侯年表于襄二十二年格內書孔子生于哀十六年格內書孔子卒亦與世家同襄三十一年左傳仲尼聞子產不毀鄉校以為仁杜注仲尼以二十二年生于是十歲長而後聞之疏云



公羊傳于二十一年下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  
 傳于二十一年十月下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賈逵  
 注經云此年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年七十  
 三昭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是歲孟僖子卒屬其  
 子使事仲尼仲尼時年三十五定以孔子為襄二十一  
 年生也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年七十  
 三魯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杜此注從史記也此  
 段疏剖析最明內引賈逵襄二十一年仲尼卒年七十  
 三友人嚴蔚豹人云孔子年實七十有四賈云七十三  
 者古三三字皆積畫後儒因此誤三為三豹人說確甚

今由襄二十一年數至三十一年實十一歲非十歲再  
 數至昭二十四年實三十五歲非三十四歲再數至哀  
 十六年實七十四歲非七十三歲可見賈服與三傳皆  
 合杜預則從世家生襄二十二年年七十三若昭七年  
 傳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及其將死屬其子事  
 孔子杜注二十四年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疏云當  
 言三十四而云五蓋相傳誤耳杜竊服注據為已有遂  
 忘前語自相矛盾而疏家之體例不駁注託言傳寫之  
 誤以示畫一若哀十六年杜注則仍照應前語從史記  
 作年七十三

司馬貞索隱一派亂道置之不足辨  
 壽案是年經書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則



十一月無庚子公羊傳有誤字不待辨矣既生于襄二  
 十一年卒于哀十六年則年七十四又不待言矣惟史  
 記年表徐廣注謂襄公二十一年歲在己酉公羊傳何  
 體注謂歲在己卯若依劉歆三統秣推之則是年歲星  
 在實沈太歲在乙巳並不在己酉亦不  
 在己卯此由不知龍度天門而誤也

襄二十一年三傳經略同皆終于十月公穀書夫子生  
 皆綴于年終而公羊書十有一月庚子穀梁有日無月  
 則穀梁蒙上十月明矣且公羊陸德明釋文云上有十  
 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一本無此句  
 釋文確甚蓋是年冬十月庚辰為朔日則庚子為二十  
 一日置閏又在二月十月既無閏十一月安得有庚子  
 邪且德明云一本作十一月庚子一本無此句然則德

明所見本原無十有一月四字此疑衛包妄增公羊亦  
 書日不書月蒙上十月與穀梁同

三傳皆周正生于十月庚子為今八月二十一日卒于  
 四月己丑為今二月十三日杜預于夫子卒下注四月  
 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一誤  
 愚謂據杜說則己丑當作乙丑是十八日乃日誤非月  
 誤抑不知杜所推長秣果是否

襄二十一年何休云時歲在己卯明北監汲古閣皆  
誤刻乙卯據疏改據  
 史記年表則是年乃己酉江聲云以左傳前後所言歲  
 星之所在推之則是年太歲在己不在酉江說與史記



及何休皆不同存疑

委吏

孟子孔子為委吏史記作季氏史字相似而誤

孔子至衛

論語衛君待子而為政章大全載厚齋馮氏說以夫子

至衛在出公十二年朱注則云哀公十年攷之史記年

表魯哀公十年時為衛出公八年夫子自陳至衛馮氏

說誤鶴壽案孔子三至衛其一見于史記孔子世家其

孔子來祿之如魯此在魯定公十三年第一次至衛也

世家云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遂適衛衛靈

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伐乎此在魯哀公元年

第二次至衛也年表云衛出公八年孔子自陳來此在

魯哀公十年第三次至衛也

顏籛由

孟子顏籛由史記作顏濁鄒呂覽作顏涿聚古今人表

作顏燭籛古音皆通用

左邱明

左邱明左邱姓明名班固謂仲尼與邱明觀魯史記有

所褒貶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

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杜預謂邱明受經于仲

尼是為素臣荀崧謂孔子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

是以微言妙旨義不顯明時左邱明子夏造膝親受孔



子既歿微言將絕于是邱明為之傳諸說皆以邱明為名非也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左邱失明厥有國語省文故單舉其姓言國語則傳可知或以左邱氏與左氏為二亦非也史記弟子傳家語弟子解雖無左邱明然左傳終于哀公二十六年其非生于孔子之前明矣而啖助以為邱明孔子前世人如史佚遲任朱子以為邱亦恥之竊比老彭之意者亦非鶴壽案葉夢得曰古有左氏左邱氏太史公稱左邱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為左邱氏則不得為一家或謂左氏之為邱明遷固以下皆信之獨啖助趙匡立說以破其非而王介甫斷為六國時人者有十一事據左傳紀韓魏智伯之事及趙襄子之諡計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夫子謂左邱明猶能著書者是夫子前輩豈夫子歿後七十八年邱明猶能著書者

乎詩有大小毛公書有大小夏侯六國時人豈無左氏必以邱明實之固矣今案史遷稱左邱失明應劭風俗通稱邱姓魯左邱明之後然則左邱為復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為作傳春秋止于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子既卒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弟子自當諱先生之名故但稱左氏耳又論語注以左邱明為魯太史而朱子以為楚人者疑其為左史倚相之後項平父以為魏人者以其詳記三晉之事故也

顏淵季路

論語顏淵季路侍以德序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以齒序

南容

古今人表南容在上下師古曰南宮縚也字子容南宮敬叔在中上師古曰南宮适而朱子以為一人案禮記



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注云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  
 孫閱又南宮緇之妻之姑之喪注南宮緇孟僖子之子  
 南宮閱也字子容疏云昭七年孟僖子將卒屬說與何  
 忌以事仲尼以南宮為氏故世本云仲孫獲生南宮緇  
 也然則緇一名閱左傳作說子容其字南宮其氏敬叔  
 其諡也而南宮适疑別是一人鶴壽案夏洪基輯孔門  
 弟于傳略以南宮緇南  
 宮适南宮括字子容者為一人以仲孫悅仲孫閱南宮敬  
 叔者為一人春秋名號歸一圖止有仲孫閱南宮敬  
 叔不及緇與括金氏瑣語云南宮子容之名家語作緇  
 論語作适史記作括左傳作悅禮記注史記索隱作閱  
 決無一人五名之理夏氏所言似為可從但論語第五  
 篇王肅注云南宮南宮緇魯人也字子容皇侃疏云又  
 名閱第十四篇孔安國注云适南宮也南宮敬叔魯大夫也漢  
 表南宮容列第三等顏師古注云南宮也南宮敬叔列

弟四等注云南宮适也是緇之與适較然兩人似當從  
 論語注為是司馬貞以南宮括即家語之南宮緇蓋因  
 史記不載兩人而誤鄭康成以緇與敬叔為一人亦必  
 有誤今案金氏此語牽制于各人注解而未嘗顧名思  
 義也說文云括髮也通作適故史記作括論語作適括  
 又與髻通髮也髮即緇髮故家語又作緇且括有  
 包括之義故字子容則緇即適字子容為一人明矣悅  
 與閱音同字通故左傳作悅禮記注史記索隱作閱其  
 諡為敬叔左傳有明文則悅  
 即閱諡敬叔為一人又明矣

孟懿子

昭公七年傳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則懿子為  
 孔子弟子敬叔朱子以為即南宮又即南宮适懿子之  
 兄也然史記世家亦載僖子將卒屬懿子使學于夫子  
 僖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業焉若敬叔非僖子



之子者何也

魯語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韋昭注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南宮說

也朱子云懿子之尤非是

及攷弟子列傳中無懿子家語弟子解亦

無之何晏集解凡七十子等皆注云弟子獨于懿子問  
孝但引孔安國云魯大夫仲孫何忌不云弟子孔子于  
弟子皆呼名無稱字者而曰孟孫問孝于我孟孫之稱  
非所加于弟子且昭公乾侯之孫懿子實率師助季平  
子是亂臣耳似不當在門牆之列

四科十哲非皆從陳蔡

論語子曰從我于陳蔡者皆不及門者也鄭康成曰言  
弟子之從我而厄于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

所也下章分列四科實以十哲何晏無注皇侃疏云此  
章無子曰是記者所書從孔子印可而錄絕無一言牽  
合兩章惟邢昺疏云此章因前章言弟子失所不及仕  
進遂舉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鄭氏以合前  
章皇氏別為一章然夫子門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而  
此四科惟舉十人者但言其翹楚者耳或時在陳言之  
惟舉從者其不從者雖有才德亦言不及也邢于末尾  
贅以或說連從陳蔡未嘗作正解而鄭以不及門為不  
及仕進之門其不以十哲為皆從陳蔡顯然今本無者  
字皇本有者字蓋即鄭本其不以十哲為皆從陳蔡又



顯然仲尼弟子列傳發首卽列四科其意絕與陳蔡無干尚書堯典闢四門鄭注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于前也疏卽引論語此章以證門爲仕門宋程子則謂四科乃從夫子于陳蔡者爾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朱子遂謂孔子厄于陳蔡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案陳蔡之厄從者惟子路子貢顏淵宰我四人而已見史記世家他則未聞且其上文孔子年六十去衛適陳時魯哀公三年冉有從孔子在陳季康子召冉有冉有辭孔子歸魯其下敘孔

子居蔡楚聞其在陳蔡之閒欲聘之故爲陳蔡大夫所圍楚來迎得免遂適楚秋昭王卒孔子反衛是歲孔子六十三然則陳蔡之役冉有不從甚明而十哲有冉有足明此兩節斷斷不可以不在門黏合其下文又述明年季康子使子貢拒吳徵百牢知子貢從陳蔡後先辭歸魯爲季康子用又明年冉有爲季氏帥師克齊于郎時魯哀公十一年康子問以軍旅冉有云學于孔子遂迎孔子歸魯然則冉有自哀公三年秋冬之閒自陳歸魯直至哀公十一年春始終爲季康子家臣安得有從陳蔡事哀十一年孔子年六十八自此以後不復出遊



至十六年夏四月卒此四五年中冉有以田賦訪夫子  
 又奉季康子命對小邾射句繹子貢則從會吳于橐臯  
 又與子服景伯如齊班班皆在左傳可見此二人總在  
 魯直至兩楹夢奠賜尚侍側何有不及門之嘆又嘗攷  
 得弟子列傳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夏少孔子四十  
 四歲孔子以六十三阨陳蔡時子游年十八子夏年十  
 九古之學者三年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游夏學成即  
 甚早亦必在三十以後然則門人記此四科必在夫子  
 既沒之後而宋儒乃謂十人皆從于陳蔡者任意造言  
 不顧事實

鶴壽案四科一章于德行不列于言語  
 不列公西華于政事不列漆雕開于文學不

列曾子竊所不解史記稱顏淵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  
 而已傳道先生謂游夏學成必在三十以後非也又謂  
 門人記此四科必在夫子既歿之後但顏淵冉伯牛子  
 路諸人皆先夫子而歿古人學優則仕子游為武城宰  
 夫子詢其得人于其歸也有吾道南矣之歎子  
 夏為莒父宰問政于夫子先生之說殆不然乎

新唐書歸崇敬等傳贊曰道州刺史薛伯高嘗謂夫子  
 稱顏回為庶幾其從于陳蔡者亦各有號出于一時後  
 世坐祀十人以為哲豈夫子志哉觀七十子之賢未有  
 加于十人坐而祀之始于開元非特牽于一時之稱號  
 記曰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伯高之語柳宗元志之于  
 其書必有辨其妄者以十人皆為從陳蔡實始于唐妄  
 人薛伯高而程朱卻不知

鶴壽案唐制春秋釋奠孔子  
 祀版皇帝署北面揖歸崇敬  
 世楷堂



以為太重宜准武王受丹書于師尚父行東面之禮代宗從之故宋祁曰韓愈稱孔子用王者事以門人為配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薦祭禮如親弟子者崇敬乃請東揖以殺太重方是時公卿無韓愈之賢無有折其非是者崇敬誠不知禮尊君以堵世歷朝循而不改矣伯高之語必有辨其妄者伯高蓋逢迎崇敬此小人之尤者也

曾點

曾點志于道德子路冉有公西華志在功名志于道德者較之志在功名者尤為切實莊子乃援引曾點以為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幾若以春風沂水與濠梁意趣一般誣矣凡莊子所引孔顏事皆扳援污讖非實事也鶴壽案莊子稱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與于無相與相為于無相為子

桑戶死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檀弓稱季武子寢疾矯固不說齊衰而入見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陳雲莊謂此善矯固之存禮譏曾點之廢禮也但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一年子路少孔子九歲生于襄公三十年曾點又少子路季武子卒于昭公七年子路纔九歲曾點更在九歲以下則安得有倚門而歌之事蓋檀弓傳聞之誤也莊子檀弓二條朱子孟子昌黎云羅大經集注並引之先生誤以檀弓為莊子耳

曾子直呼子夏名數其罪事未可信

顏回曾參之父皆受業于夫子則凡夫子之弟子皆與其父為同門彼雖援引我以為同輩而顏曾二人之事之也其禮當與儕偶有別即子夏少夫子四十四歲曾子少夫子四十六歲然二歲之長亦長也況本父之朋友乎有過相規其言亦宜稍孫乃檀弓載子夏喪明曾



子責數其罪直呼其名曰商就其所責三事亦屬太苛恐未可信

有姓

太倉州崇明縣郁氏家譜稱本係有氏孔子弟子有子之後曹魏時避亂改為郁請于當事將立有子祠然今山東益都平陰俱有有姓未嘗自言有子裔而江浙之郁甚多乃欲改有似未可信海寧查岐昌辨云羅氏路史郁本姬姓為高辛氏後以邑氏者凡十郁姓與焉有本姚姓為有虞氏後以國氏者二十有六有姓與焉其辨一也周時魯相有郁貢聖門有有子隱九年城郎杜

注縣東南有郁郎亭不言郁貢居郁郎亭也第郁貢姓名既見廣韻及萬姓統譜則魯國既有郁貢又有有子其辨二也郁氏譜云曹魏所改則魏以後當獨存郁姓矣乃楊升菴希姓錄載洪武中有有同興其辨三也萬姓統譜有出有巢郁出郁貢固未足信而虞封支子于郁夷出百家姓注更不足據況漢地理志郁夷屬扶風郡注有沂水祠莽曰郁平竝無郁夷在虞地之說彼譜所言有姓因封邑郁夷加邑更屬無稽況既云魏時加邑又云封郁夷加邑何舛錯乎查說甚核

陳亢



孟子有私淑艾者朱子注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于人而竊以善治其身若孔孟之于陳亢夷之是也但論語子禽問于子貢注云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皆孔子弟子或曰亢子貢弟子未知孰是案鄭康成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孔子有弟子籍一書康成爲注漢人近古見聞必確或見其問于貢子爲恭也仲尼豈賢于子遂妄說子貢弟子附載之畢竟前說爲主

鶴壽案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並無陳亢惟家語云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家語係王肅偽造不足爲據鄭豈果見弟子籍邪

弟子門人可通稱

朱竹垞與胡解元書據歐陽子說受業者爲弟子受業于弟子者爲門人論語爲孔子作所云門人皆受業于弟子者愚謂朱未見皇侃疏以子出門人問爲曾子弟子顏淵死門人厚葬之爲顏淵弟子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爲子夏弟子與皇暗合皆是也若子路使門人爲臣此卽受業孔子者如原思爲之宰是也門人不敬子路門人緊承上奚爲于止之門門字蓋夫子責子路之言稍峻同門者誤認欲麾之門外遂不敬故曉之曰由已升堂但未入室堂堂亦從門字生來何云門人乃子路弟子邪曾子有疾召門弟子呼爲小子可見受業



于弟子者亦稱弟子而不必稱門人達巷黨人惜夫子無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與曾子疾召門弟子文法相同名稱如一何得強為分別邪孟子孔子歿三年門人治任將歸入揖于子貢相向而哭此門人正七十子之徒乃以為子貢之弟子尤非且孟子願學孔子論語果有例如竹垞云云孟子必仿之乃決盆成括將見殺而門人問此受業于孟子者但稱門人不稱弟子禮記祭義樂正子春下堂傷足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云云此門弟子乃受業于樂正子春者而樂正子春則受業于曾子檀弓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于牀下是也然亦

稱弟子可見弟子門人乃通稱歐陽子之言何足為據檀弓又云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此直呼伯魚名則非受業于伯魚而為受業于夫子者門人為通稱更可知矣

衍聖公之名所自始

宋仁宗皇祐中祖無擇自袁州守入修起居注時封孔子四十七代孫宗愿為文宣公無擇上言前代所封漢魏曰宗聖晉宋曰奉聖後魏曰藻聖北齊曰恭聖唐初曰襄聖開元中尊孔子為文宣王遂封其後為文宣公是以祖謚而加後嗣非禮也于是下近臣議改為衍聖



公事詳祖龍學集

表六國本秦記

六國表敘首云太史公讀秦記又云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案不載日月想年則載之其下又云余因秦記踵春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案十二諸侯表終敬王甲子六國表即起元王元年乙丑緊相承接此則本之秦記然自六國以下皆無甲子徐廣注見之鶴壽案漢高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則秦記必在內其後藏諸祕府而史公得之以為史記者也漢

初以歲陰紀年故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皆不書甲子甲戌等今史記共和元年上格有庚申宣王元年上格有甲戌皆徐廣注也

禮樂征伐自大夫出

論語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云云宜通論天下而孔安國以為專論魯事非也周東遷後齊晉是依齊桓霸業一傳而熄晉文至悼五世南懲荆楚西擯強秦天下賴之自向戌弼弭兵之策楚遂得而有諸侯且疆場之難稍靖君臣樂玩諸侯之大夫退而各營其私事于是田常篡齊六卿分晉矣向戌賢大夫也弭兵善策也然周之亾實始于此夫子于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猶寬言十世



希不失而于大夫則決以五世反覆追慨深致其意蓋知天下大執皆歸于大夫也以史記六國表攷之魏自文侯以下歷八君至王假始滅韓自景侯以下歷十君至王安始滅趙自烈侯以下歷九君至代王嘉始滅齊自田和以下歷六君至王建始滅夫子所謂大夫五世必失者此四國竟不然夫子之所言者理其所不可知者執也鶴壽案向戌宋國一老姦也而稱之為賢大夫過矣馬宛斯謂盟宋之役齊秦不相見邾滕不與盟盟者十國晉楚同為盟主是時魯衛曹宋從晉者也陳蔡鄭許從楚者也會分二主小國共屬是直以諸夏之權授楚也晉自夷儀再會諸侯多貳趙孟執政伯業益衰兵不止則北方之執日急宋實首當其銳故向戌欲令兩國為成以紓其難然楚人荐食中國久矣晉文躬擐甲胄以禦強楚凡以存天下之大防也楚自成

穆稱兵以恐喝諸侯諸侯從者半疑者半故伯主起而應之誠使從晉者不復從楚從楚者改而從晉則中國之執常伸矣今也楚不能多得志于諸侯欲借弭兵之說以收天下之權晉乃貪弭兵之名以求一時之利遂使楚人不煩一卒晏然為盟主而中國之大執盡移于楚晉將何以自處哉今案馬氏此論但見目前豈知後日三卿分晉齊康僅食一城皆自弭兵一役所致乎先生云云可謂當矣

三桓微

史記魯世家自悼公之子元公以下歷七君至頃公魯亾皆不紀三桓事蓋已衰絕無復可紀夫子謂三桓之子孫微于此乃信

子思年

閻若璩曰通鑑載子思言苟變于衛侯在安王三十五



年大事記云去孔子歿百有三年子思逮事孔子未必至是時尚存薛常州亦云子思之年毋乃過于壽考乎愚謂據世家子思年僅六十二

離婁

莊子天地篇黃帝遺其元珠使離朱索之而不得離朱

即離婁也

鶴壽案莊子多寓言所謂元珠者道也離婁不必是黃帝時人楚詞稱離婁傲睨漢書稱

離婁督繩不過古之一工師耳

公輸子

孟子公輸子趙氏以為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昭公之子戰國策作公輸般高誘注魯班之號也檀弓載

季康子之母死般請以機封則與季康子同時戰國策

又載為楚設機攻宋墨子往見之則與墨子同時其非

昭公子甚明

辨趙岐以公孫衍張儀為合從之謬

孟子景春稱公孫衍張儀大丈夫趙岐注景春孟子時

人為從橫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為犀首嘗佩五國

相印為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愚謂

岐以白腹從事故下筆便誤七國秦最在西地執東西

為橫張儀欲使六國相約以事秦故稱連橫南北為縱

蘇秦欲使六國合力以拒秦故稱合縱蘇秦初意本欲



用秦戰國策云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高誘注合關東從通之于秦故曰連橫又云書十上而說不行還家讀書簡練揣摩注揣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讎其術以成六國之從也又云說趙王封武安君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注約合關東六國之從使相親散關中之橫使秦賓服此賓字誘作擯字用擯斥而服耳又云秦惠王謂寒泉子蘇秦欲以一人之智反覆東山之君從以欺秦注東山山東又云張儀說秦王曰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韓成從西與秦爲難又云臣昧死見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又云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從不破

趙不舉斬臣以徇卽此各條儀爲橫秦爲縱了然分明岐乃以儀爲合從然則蘇秦反爲連橫乎史記衍附張儀傳後云衍佩五國相印爲約長而岐改云從長不知衍亦主橫者儀衍不相善而術則同蘇秦以趙爲主而外合五國以擯秦儀衍以魏爲主而外連五國以事秦故衍佩五國印儀傳贊云儀振暴蘇秦之短以成其衡道衡橫同蘇秦之愚恐秦伐趙敗從約陰奉給儀入秦得其柄使感其惠勿圖趙乃儀一說秦卽欲滅趙破從二人始同師後成水火冰炭想春亦學橫家故稱儀衍不及秦而岐云春爲從橫之術非漫話乎



魯共公元年誤前一年

魯世家穆公三十三年共公二十二年而年表又以己巳為康公元年則知魯共公元年當在丁未傳寫者誤前一年耳若徐廣所注年表甲子與皇甫謐年表注皆不合謚專務欺人疑廣是謚非也

鶴壽案劉歆三統秣云春秋哀公即位二十

十七年子悼公曼立世家悼公三十七年子元公嘉立元公四年正月戊申朔旦冬至二十一年子穆公行立穆公三十三年子恭公奮立恭公二十二年子康公偃立康公四年正月丁亥朔旦冬至二十九年子景公偃立景公二十九年正月丙寅朔旦冬至三十年子緡公賈立緡公二十九年正月丙寅朔旦冬至三十年子緡公賈立公離立傾公十八年秦滅周又六年楚滅魯此劉歆所據魯秣年數有部首冬至可推者也史記魯世家平公誤作在位三十二年緡公卒于周定王二年哀公在位二十三年六年國年表書魯哀公卒于周定王二年哀公在位二十三年六年

年則當移上一年也書悼公元年于定王四年中間空去兩年則當移在定王二年也以下書元公四年于考王十三年則當移在位止三十六年少一年矣書共公元年于烈王元年則穆公在位止三十二年又少一年矣書康公元年于顯王十七年則共公在位止二十三年多一年矣書平公元年于赧王元年則景公在位止二十八年又少一年矣故知悼公當移上兩年係于定王二年而于共公減去一年于悼公穆公平公各增入一年乃與三統秣所載吻合且如此推之共公元年當在丁未康公元年當在己巳景公元年當在戊寅平公元年當在丁未蓋取共公之一年以補平公之一年也先生以徐廣為是皇甫謐為非抑豈知此是而非非哉

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

史記孟子列傳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云王邵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于弟子也朱竹垞云親受業為弟子受業于弟子為門



人索隱之意與朱暗合其實門人弟子乃通稱史記所謂門人即作弟子用直謂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徒但不知門人為何名耳孔子惟一子伯魚孔子卒于魯哀公十六年年七十四其時子思年若干雖不可知但孔子被圍陳蔡當魯哀公五年顏回實從回卒蓋即在反魯後而論語夫子因其卒追憶及鯉也死是伯魚卒夫

子年五六十而夫子卒子思年必二三十矣時子思為喪主四方

來觀禮見檀弓孟子卒于周赧王時上距夫子卒約百七十八年如果親受業子思時年亦必二十餘彼時子思既已抗顏為師傳授弟子年亦當三四十去夫子卒未久然

則子思年必須至百二三十方能以其業親傳于孟子孟子年亦須至百二三十方能親見子思而受其業孟子列傳雖無卒年數而孔子世家子思年六十二甚明故知司馬遷直謂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徒孟子自言子未得為孔子徒子私淑諸人私淑云者不過私竊傳聞其緒言餘論以自淑耳若果親受業于夫子之嫡孫豈特私淑已哉趙岐孟子題辭謂當師孔子之孫子思不足信孔叢子又云孟子師子思與論

牧民之道孔叢子比家語更謬仲尼弟子列傳顏回二十九髮白蚤死不言死年若干而孔子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則云年三十一早死其為少孔子三十歲則二書同三十一索隱



引作三十二當從予所據家語蓋包山陸治叔平于明  
 嘉靖甲子年七十歲手鈔本是王肅注足本也彼注云  
 此書久遠年數錯誤未可詳按其年則顏回死孔子年  
 六十一然伯魚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且七十顏回  
 先伯魚死而論語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為椁子曰鯉  
 也死有棺而無椁或謂設詞愚謂家語王肅私定見尚  
 書正義漢藝文志載家語師古云非今所有家語則王  
 肅本斷不可信世家雖言伯魚年五十不言卒時夫子  
 年若干而肅于家語本姓解誤其文云十九娶于宋扞  
 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年五十史記甚明也故肅于

七十二弟子解注謂伯魚卒夫子年七十然而顏回少  
 夫子三十歲卒年三十一史記又甚明也然則回卒夫  
 子六十一論語顏淵死夫子追念鯉也死則伯魚卒在  
 顏淵前其時夫子年五十外即使子思尚幼而其後至  
 夫子卒必已三十許又三十餘年年六十二而卒約當  
 周定王一二十年之後假令孟子親受業以年弱冠計  
 之至赧王十餘年而卒年不且百五六十歲乎知其非  
 親受業也鶴壽案孟子七篇文法一氣呵成自是孟子  
 所手誤即使魯平公諡法為後來所加但從  
 平公元年數至孔子之卒已一百六十三年則孟子斷  
 非親受業于子思者至史記謂伯魚年五十此必三十  
 之誤方與論語顏路請子之車章合若王  
 肅以為設詞雖三尺童子亦知其為謬論







侯王皆加諡焉鶴壽案司馬遷謂孟子游事齊宣王宣

仕齊為卿去之鄒薛作書中外十一篇梁惠王復聘為

上卿周廣業謂始仕鄒為士繼之任游齊去齊歸鄒適

宋適薛適滕適梁適魯而卒此先齊後梁之說也衛高

謂自宋歸鄒之任之薛之滕而後之梁之齊司馬溫公

從同此先梁後齊之說也蘇轍謂先齊宣後梁惠梁襄

後齊湣此兩至齊之說也薛應旂謂始至梁繼至齊為

卿復至梁此兩至梁之說也陳士元謂先至梁次至齊

反魯居鄒又自任之梁復至齊至宋至滕而歸老子鄒

此兩至梁亦兩至齊之說也今案以孟子為先游齊後

至梁者以晉國天下莫強一章所言皆惠王改元以後

事以此證孟子至梁必在喪地于秦七百里之後若在

惠王未改元之前則未有其事也以孟子為先至梁後

游齊者燕人畔在報王三年諸家皆欲移燕事于前以

就齊宣王不知梁齊之年皆可移而燕畔之年實無可

移若使燕人畔後而孟子去齊之梁則安得及見梁惠

王也其實孟子前後兩至齊中間一至梁曹寅谷謂公

孫丑問夫子加齊之卿相而曰我四十不動心此必四

十歲以後之言充虞問夫子若有不豫色然而曰由周

而來七百有餘歲此必八百歲以前之言然則孟子前

次客齊當在周顯王三十七年己酉是時齊宣王元年

去齊自武王克殷歲在己卯至顯王四十五年丁酉猶

未滿八百歲也乃之宋之薛以陳臻問饋知之去薛乃

由鄒之滕以世子過宋然友之鄒知之然合之亦不過

一二年至顯王四十八年庚子齊封田嬰于薛而孟子

在滕矣明年為慎靚王卒襄王立而孟子去梁在梁者甫

以叟明年壬寅惠王卒襄王立而孟子去梁在梁者甫



又曰史記六國表魏世家竝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始  
辛亥終丙戌襄王十六年始丁亥終壬寅哀王二十三  
年始癸卯終乙丑竹書紀年則襄王十六年上繫于惠  
王以爲其後改元之年而自癸卯以後記二十年事謂  
之今王今王者杜預以爲哀王是竹書紀年有哀王而  
無襄王史記有襄王又有哀王世本則又有襄王而無  
哀王通鑑從竹書紀年而不從史記故以惠王在位凡  
五十二年始辛亥終壬寅又不從杜預所云之哀王而  
從世本所有之襄王故以襄王在位爲二十三年始癸  
卯終乙丑其說備載攷異余以孟子證之覺史記爲近

是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一年辛巳徙都大梁三十五年  
乙酉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軻等至梁故六國表于三  
十五年特書曰孟子來三十六年丙戌惠王卒子襄王  
嗣立孟子入見王出有不似人君語蓋儲君初卽位之  
詞不然必如通鑑五十二年壬寅惠始卒而襄立孟子  
入見豈孟子竟久淹于梁如是邪不然以襄王之庸豈  
能以禮聘孟子而復至梁邪不以禮聘孟子而孟子肯  
往見邪果受其禮聘至而初見時卽譏議之邪皆非人  
情朱子曰七篇之中無更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自是不  
復久于梁邪余謂不特不久于梁實生平未嘗復至梁



史記所以可信也或曰竹書紀年彼既魏史所書魏事  
 司馬公以為必得其真故從焉余曰不然紀年云惠王  
 九年四月徙都大梁不知是年秦孝公甫立衛公孫鞅  
 未相魏公子卬未虜地不割秦不偏魏何遽徙都以避  
 之邪即一徙都事如此尚謂其生卒年月盡足信邪且  
 六國表魏世家竝云子瑩生于魏文侯二十五年辛巳  
 三十八年文侯卒武侯立凡十六年而後惠王立是年  
 已三十矣若如紀年文侯五十年卒武侯二十六年卒  
 以生辛巳計之惠王元年已五十三立三十六年卒已  
 八十八更以襄王十六年為後改元之年不一百有四

歲乎紀年之不可信如此

鶴壽案周顯王三十三年魏

孟子來通鑑從之書孟子至魏慎觀王三年魏哀王十  
 六年也通鑑作襄王元年書孟子去魏適齊自顯王三  
 十三年至慎觀王三年凡十九年矣豈孟子在梁如是  
 之久邪顧亭林曰孟子先梁後齊在二國皆不久于齊  
 當有四五年若適梁乃在惠王後元之末襄王立即適  
 齊史記謂惠王三十五年梁者誤潘氏孟子游歷攷  
 曰惠王後元二年六年七年十年十三年皆有攻梁事自十  
 四年始以下五年六年七年十年十三年皆有攻梁事自十  
 四年至十六年惠王卒則無攻梁事北齊劉畫新論云  
 昔者秦攻梁惠王謂孟子云如舊說孟子于惠王三  
 十五年秦至梁明年惠王卒又明年襄王立孟子去梁此  
 三年秦不攻梁若謂至梁在後元之末則後元十四五  
 六年亦不攻梁劉孔昭六朝人其時孟子外書猶存必  
 非無據所云秦攻梁雖不明指某年大約總在後元二  
 年至十三年孟子實任梁與惠王問答也後元三年六  
 國表云齊與魏伐趙孟子在梁惠王謀欲攻趙孟  
 子稱太王去邠云自惠王三十五年至後元十六年  
 梁攻趙惟此一事此亦可為孟子在梁之證史記惠王



無後元諸年而博采羣書多自相矛盾處故不詳其年  
耳後元五年魏世家云子秦河西之地後元七年魏世  
家云盡入上郡于秦秦降魏蒲陽桓寬鹽鐵論載大夫  
曰孟子居梁西敗于秦秦地奪壤削亾河內河外然則獻  
河西入上郡漢人皆以為孟子居梁時事也後元十二  
年楚世家云楚使柱國昭陽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  
晉國天下莫強章問荅當在此年倘謂齊魏會徐州以  
相王在後元一年孟子稱魏侯瑩為王則至梁斷在改  
元以後不知魏僭稱王在惠王十年戰國策謂魏王信  
衛鞅之言廣公官制丹衣柱建九旂之旂齊楚怒覆其  
十萬之眾是也故斷以通鑑所書為是今案據上諸條  
則孟子在梁果有十九年但孟子自言深耕易耨修其  
孝弟忠信可使制挺以撻堅甲利兵乃坐視梁之困于  
秦楚而一籌莫展晏然旅食真淳于髡所謂賢者無益  
于國也不知劉晝桓寬所言皆屬傳聞孟子列傳所載  
太王去邠乃是對滕文公語史公誤引司馬貞已言之  
矣通鑑既從史記謂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又見孟  
子稱西喪地于秦七百里故從竹書紀年以襄王之年  
為惠王後元之年但襄王元年已是齊湣王六年故又  
移齊宣王之年以合孟子去魏適齊其實孟子先至齊

于惠王後元之末至  
梁亭林之說是也

又曰呂成公大事記周赧王元年孟軻致為臣而歸通  
鑑綱目亦因之余謂孟子去齊明云由周而來七百有  
餘歲若果在赧王元年丁未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在  
己卯當得八百有九年孟子方欲言其多豈肯少言之  
然則不特不在赧王時亦不在慎靚王時當在顯王四  
十五年丁酉未滿八百歲以前孟子于顯王三十三年  
乙酉至梁明年丙戌惠卒襄立即去梁是為齊宣王八  
年孟子游齊當即從丙戌起何則由大梁至臨淄千有  
餘里故曰千里而見王若由鄒以往僅得半耳既仕齊



世楷堂藏板

中閒遭三年之喪歸鄒喪畢復仕齊終不合而去須在此十二年內孟子于齊行蹤歲月約略可知者如此齊宣王在位十九年史記通鑑竝同但史始己卯終丁酉通鑑始己丑終丁未較後十年此從史記鶴壽案此依計之武王至厲王二百八十八年共和至慎靚王五百二十八年加赧王元年固八百有九矣但致為臣而歸章與伐燕章不相連况燕人畔又在赧王三年則致為臣或在其次至齊時不必定在赧王元年也又乾鑿度云今入天元二百七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歲昌以西伯受命鄭注云受洛書之命為天子以秣法當云二百八十五歲此略其殘數也孔穎達以紀法除之餘二十四年即入戊午部二十四年矣再加五年為二十九年太歲在戊午文王受命之年也三統秣云魯隱公元年己未其前惠公末年戊午文王受命在戊午惠公末年又值戊午當三百六十歲故鄭注雒師謀云數文王受命至惠公末年三百六十歲也依鄭注加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敬王四年六國表二百二十一年周止凡八百二十七年赧王在位五十九年則從三年燕人畔數至文王受命止七百七十一年其始于武王伐紂之年無論矣再據紀年增出齊桓公十二年移下齊宣王十二年適當赧王三年燕人畔而孟子去齊也今閻氏既依三統秣則孟子去齊必在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以前也無疑矣

又曰史記與孟子不同者惟伐燕一事史記以為湣王孟子以為宣王然就史記燕世家載噲初立有齊宣王復用蘇代之文是噲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表異通鑑從孟子不從史記是矣但繫伐燕事于宣王十九年當赧王元年丁未余謂此時孟子去齊已久安得見其取之與復畔也且以宣王為卒丁未丁未近日翻刻誤作

世楷堂



是故改元己丑當顯王三十七年于是上而威王立三  
 十六年淳于髡傳所謂威行三十六年者增為四十六  
 年矣下而湣王立四十年世家所謂四十年燕秦楚三  
 晉各出銳師以伐我者減為三十年矣紛紛遷就湊合  
 綱目曰未說所據也余謂此不過欲以伐燕事屬諸宣  
 王以信孟子耳然與其屈齊之年數以從燕不若屈燕  
 之年數以從齊為尤信孟子乎何則六國表燕王噲五  
 年乙巳讓國于子之當湣王八年七年丁未噲及子之  
 死當湣王十年後二年己酉燕立太子平是為昭王當  
 湣王十二年若移此五年事置于宣王八年丙戌後丁

酉前以合孟子游齊之歲月則戰國策載儲子謂宣王  
 宜什燕而儲子正為相者也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以伐  
 燕而章子正與游者也三十日而舉燕國即五旬而舉  
 之之謂五偶譌為三也種種皆合鶴壽案齊宣王之  
 尚可有移燕噲之年  
斷不可移司馬溫公移齊宣之年以就燕噲但止移下  
 十年仍與燕事不合今閻氏欲移燕噲之年以就齊宣  
 不更相  
 左乎  
 又曰金仁山本大事記謂孟子報王元年自齊歸鄒二  
 年即如宋有與宋臣戴不勝語案繫如宋于去齊後固  
 是但即在元二閒殊無據所可據者宋初稱王于慎覲  
 王三年癸卯孟子謂戴不勝為子之王不似在滕謂畢



戰爲子之君則應在癸卯後可知越明年甲辰魯景公卒子平公旅立平公欲見孟子又應在甲辰後至在宋與滕世子言世子繼世卽位然後之滕則應爲赧王初年事魯平公之年六國表魯世家差互此從通鑑詳見安王二十五年攷異

以上數條有是有非閻氏大段總主史記以紕衆說史記之不合于孟子者則又以孟子爲主而紕史記史記列傳云道旣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濶于事情據此先游齊後游梁乃孟子一生出處絕大關目閻不從史記改爲先

梁後齊而其所以不同之故不措一語者閻固自言之矣史記與孟子不合惟伐燕事史記以爲齊湣王時孟子以爲齊宣王時閻意未嘗不信史記但不如信孟子爲尤甚孟子旣隻字不可動搖不但伐燕爲宣王非湣王并其見梁惠王在七篇之首與齊宣王語在後遂執泥定爲前後改作先游梁後游齊且改史記燕王噲五年讓國子之當齊湣王八年至可未噲子之死已酉燕昭王立移此五年事爲齊宣王八年丙戌以後事其信孟子篤矣孟子明言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子子噲伐燕是乘子噲子之之亂鑿有明文閻旣信史



記梁惠王襄王年數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明年  
惠王卒襄王立而謂孟子卽以其年去梁是年爲齊宣  
王之八年而欲移子噲亂昭王立五年事于齊宣王八  
年以後此五年謂是孟子在齊之年然則孟子先游梁  
後游齊已屬顯然無勞復辨所以不措一詞也第閻說  
究不可通六國表齊宣王八年丙戌當燕文公二十七  
年文公終于二十九年戊子此後至燕亾凡有七君一  
百十二年如閻說則將使在位之年無有一君不增損  
乎自然只可就燕易王子噲父子年數內移掇無奈欲  
移子噲昭王事于丙戌後而彼時乃燕文公之二十七

八九年則將損去文公之二十七八三年謂其終于二  
十六而以易王填補之因以易之元爲噲之元乎抑文  
公仍二十九年而但革除易王將易之年盡并入噲乎  
二者皆有所不可只得將易王元二年給還使在位十  
二年者改作二年于是將易之三四五六移作噲之元  
二三四將易之七八九移作噲之五六七以爲其讓國  
至身死之年時適齊宣王之十九年卽以是年卒似可  
合閻說顧燕大亂齊宣伐取之斷不可以宣之卒及孟  
子之致爲臣而歸皆在此一年若依閻說一路數來只  
得如此硬派已經撞住直到齊宣卒年丁酉上面更無



寬展地步矣不但取燕與孟子去齊不似齊宣卒年事  
且其明年戊戌燕空無君方可云燕人畔而齊宣卒已  
三年矣如何說甚慙于孟子閻深詆通鑑以伐燕為宣  
十九年之謬乃就其說推之不覺躬蹈此謬則以其過  
欲回護孟子不能全依史記故也且六國表于戊戌燕  
格中書君為王則燕稱王方自此始而何得以為空無  
君國見滅之年也鄙見梁惠王下篇齊人伐燕勝之下  
當注云此及下章兩宣王皆與沈同問燕人畔一時事  
皆當作齊湣王以蒙上諸宣王衍宣字孟子蓋于湣王  
時再至齊如此則史記皆合

始至齊在宣初立乙酉以前有師命者時戰事頗多

非指伐燕再至齊當在丙午以後再去齊當在己酉地  
關民聚反手可王所極不忘者齊也 鶴壽案先生信  
史記謂齊宣之年不可移乃欲改梁惠王下篇之宣王  
為湣王而不知齊宣之年實有可移潘氏孟子游歷攷  
云燕人畔章王曰我甚慙于孟子正與伐燕章語意相  
承亦為宣王無疑通鑑雖移下十年至此仍為湣王畢  
竟未能全合史記田敬仲世家稱田和二年卒桓公六  
年卒威王三十六年卒宣王十九年卒湣王四十年卒  
索隱于桓公卒下注云案紀年梁惠王十三年當齊桓  
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見則桓公十八年而卒魏世家稱  
武侯九年齊威王初立索隱云案紀年齊桓公之十八  
年而威王立然則桓公午本在位十八年非六年而史  
記脫去十二年也其所脫去者因六年表于桓公六  
年書齊康公卒次年遂書齊威王元年誤以康公與威  
王繼世而立其實康公為田氏所篡其年不相連屬若  
于桓公午六年後增出十二年以足十八年之數繼之  
以威王三十六年則宣王元年在周顯王三十九年依  
史記移下十二年依通鑑移下二年燕會讓國在宣王  
十五年非十七年矣齊人伐燕在宣王十七年非十九  
年矣立太子平在宣王十九年非湣王十七年非十九



王二年矣燕人畔孟子致為臣而歸宣王卒皆在是年而所增之年並非鑿空無據豈非一大快事且即以此史記攷之齊宣王實以赧王三年卒可證六國表之誤據六國表齊宣王卒當燕易王九年齊湣王元年當燕易王十年而燕世家云燕易王十年蘇秦使齊為反閒蘇秦傳云秦佯為得罪于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則燕易王十年齊宣王尚在何嘗卒于九年乎張儀傳云楚懷王失漢中事在赧王三年恨張儀欲得而殺之張儀至楚因鄭袖為言既出未出聞蘇秦死乃說楚王以敗從約燕世家云蘇秦已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由是觀之赧王三年之齊王固宣王非湣王也表乃于顯王四十六年書齊湣王元年不亦謬乎此無他因表中脫去齊桓公十二年世家仍之遂多所抵牾若增桓公至十八年則合者多矣先生徒以燕年不可移動空言累牘今

閻所據者惟燕世家噲與齊宣同時一條戰國策儲子章子一條攷燕世家蘇秦為燕王使齊為反閒欲以亂

齊易王立十二年卒于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六國表齊宣王卒于丁酉明年戊戌為湣王元年燕易王卒于庚子明年辛丑為燕噲元年燕世家此下又云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據此則殺秦用代皆齊宣事而以殺秦系噲立故閻據為噲與宣同時之證覽表世家自相違見其不足盡信以作移噲年于齊宣時張本不知史記敘事文執回旋未可以辭害志世家于此下又敘燕噲四年以後事齊使代至燕代對燕噲齊王不信其臣故不能霸以激噲信任子之此齊王是湣王不



待言而其時去齊宣卒已八九年噲垂欲讓國矣世家  
 寫秦代兄弟傾危交亂燕齊而其事適當易噲宣潛四  
 王傳授之際殺秦者宣時噲未立也然秦死而代復因  
 齊以亂燕則在噲潛故如此提敘以結秦死代復用用  
 代者亦宣時噲亦未立也然因宣之用代而代得因齊  
 使以惑噲故復如此帶敘以標噲宣皆昏庸何得據此  
 遂謂噲宣同時此外取證則戰國策子之行王事噲老  
 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于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儲  
 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孟軻謂齊宣曰今伐  
 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伐

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此則誠與  
 孟子合矣要之孟子講明義理之書非為紀載事迹而  
 設或出弟子潤色未可盡泥戰國策專記權謀詞多浮  
 誕亦非年經月緯不足為據荀子王霸篇云齊閔用疆  
 音通用風俗通義窮通篇云齊威宣王時聚天下賢士  
 于稷下鄒衍田駢淳于髡之屬號列大夫時孫卿年十  
 五始來游學至襄王時孫卿最為老師齊尚循列大夫  
 之缺而孫卿三為祭酒焉或人或讒孫卿乃適楚據此  
 則荀子當齊宣時實與孟子同在齊直至襄王方去潛  
 王因噲亂伐燕荀子目睹其事而筆之于書國策不如  
 荀子可信鶴壽案齊宣王實係卒于周赧王三年燕  
 人畔之後孟子所稱宣王斷無容改為潛王先生不得  
 其解又見戰國策所載蘇秦等事的在齊宣噲時不  
 得已乃斥戰國策為浮誕并斥孟子非紀載事迹之書  
 且謂弟子潤色耳



三代以來編排甲子表年紀事明白整齊史記所獨舍此更無可從世本已亡紀年乃東晉皇甫謐等假託于據周易乾鑿度鄭康成注及國語伶州鳩之言推得武王克商歲在辛未劉道原通鑑外紀邵堯夫皇極經世金仁山通鑑前編陳子經通鑑續編薛方山甲子會紀萬季野紀元彙攷此俗人虛造不可信今計武王辛未克商至顯王乙酉孟子初次去齊七百九十餘年故曰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若如閻說由辛未計之已八百餘年國策儲子孟子勸伐燕之言燕世家皆載但儲子作諸將仆作赴而齊宣王則直書齊湣王孟子但書謂

齊王因蒙上湣王故也然則史記固謂孟子于湣王時再至齊黃震曰鈔云孟子以伐燕爲宣王時與史記不合案史記齊伐燕有二事齊宣王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卽孟子梁惠王篇所載問荅稱齊宣王者也齊湣王又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燕七十城是卽孟子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也伐燕噲非齊宣甚明右係鄉人蔣監簿曉之說愚謂黃采蔣說妄甚謬甚燕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取十城蘇秦說旋復歸燕城事見燕世家梁惠王下篇王問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



旬而舉之明係全取一國孟子言民悅則取古人武王  
 行之明係以武王滅商為例言倍地明係萬乘之國又  
 并吞一萬乘之國勸王謀于燕衆置君而去明係其時  
 燕大亂噲子之皆死國無君齊據爲已有何得以取十  
 城旋復歸當之應如予說于伐燕勝之下注此與下章  
 皆衍宣字爲得鶴壽案史記諸年表皆不記于支六國  
 表周元王元年徐廣注曰壬辰十二諸侯年表共  
 際月表秦二世元年徐廣注曰壬辰十二諸侯年表共  
 和元年其上格曰庚申亦徐廣注也史公以太陰紀年  
 命太初元年爲閏逢攝提格依此上推共和元年正值  
 庚申而徐廣注之先生謂史記編排甲子非矣至陳樞  
 通鑑續編卷首述盤古至高辛氏卷二述契丹在唐及  
 五代時事其餘二十二卷皆述宋事竝不及周朝事何  
 亦牽引及之邪

劉向新序云燕易王時國大亂齊閔王興師伐燕屠燕  
 國載其寶器而歸易王死燕國復太子立是爲昭王據  
 此似噲卽易王名非二人于是好爲新說者謂易王亦  
 如梁惠再改元史記誤以後元爲燕噲之元若然則是  
 竝無子之其人亦無讓國事乎抑讓國子之卽易王事  
 乎劉向著述浮誕不足信卽使可信仍無害于伐燕爲  
 潛王非宣王潛作閔正與荀子合載其寶器歸者戰國  
 策樂毅報燕昭王子惠王書自陳其爲昭王復讎破齊  
 盡收財寶入燕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歷室齊器設  
 于寧臺薊止之植植于汶篁此卽潛王所取燕寶器後



為樂毅復收者也孟子勸齊反燕重器亦即此然新序云齊閔王亦足證伐燕取之斷非宣王也梁惠王欲比死者一洒之孟子荅行仁政可捷秦楚之堅甲利兵而不言齊可證孟子先游齊後游梁

孟子享年甚長約有九十餘

孟子在齊君臣皆呼夫子又自言齒德皆尊又自稱為長者若五十外人難出此言公孫丑問夫子加齊卿相動心否曰我四十不動心則其時必已六七十孟子初至齊不可知為何年今定從史記先齊後梁趙岐注多誤然齊桓晉文章注亦云先仕齊後適梁應劭風俗通窮通篇敘孟子所至國甚亂然亦先齊後梁予所据元大德十一

年丁未無錫州守劉世常平父刻本則齊宣王元年己卯當梁惠王二十

九年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時齊宣王之七年則仕齊宣確在乙酉以前乙酉至梁當惠王三十五年惠即位年三十至此六十五老矣猶屢呼孟子曰叟可見其年之高明年丙戌惠薨襄立即去此後閻氏云先至宋次至魯次至滕終歸鄒愚謂每去一國即歸鄒乃復至他國去梁歸鄒居甚久次至宋當再至齊至魯當在至滕後大約孟子去齊去梁遇益困正列傳所云所如不合意已不欲復出宋偃稱王假行王政姑就之故對戴不勝稱宋王蓋戴盈之亦當在此時戴固宋公族而



什一去關市之征即萬章所謂宋將行王政

言觀萬章所似已先

為偃所招致孟子因萬章至宋

其時齊楚已惡而伐之後果為齊魏楚

共伐滅之則當齊湣王之三十八年孟子不但去宋已久蓋不及見矣孟子在宋盤桓亦頗久餽金七十鎰在此時滕世子過而來見亦在此時石邱邵武士人疏云宋國地閻氏云宋慳宋人將往楚而孟子游宋適相值于石邱則亦在此時想王偃亦必禮幣招賢孟子必無不待延請自至其國之理既至宋王偃亦必無但餽金而不就見之理乃但與其臣語而于王偃不交一言者非無言也不足紀述故略之也

桓寬鹽鐵論論儒篇云孟某守舊術不知世務

故困于梁宋子所据明宏治十四年江陰知縣涂楨專刻本桓寬連言梁宋可證至宋在至梁後

閻言

至宋之後則至魯且言魯平公之年表與世家差互故從通鑑攷表魯平公元年在楚懷王十五年丁未當齊湣王十年是年燕噲子之死齊取燕明年燕無君又明年己酉燕人畔立昭王彼六國表與魯世家平公父景公皆在位二十九年未嘗差互則平公亦無差互其差互者表景公元戊寅終丙午而皇甫謐于世家則云元丙子終甲辰表平公元丁未而謐云元乙巳世家本無甲子而謐鑿空言之且故與表達每君皆移前二年謐之妄如此然則差互非子長乃謐也今既定從史記伐



燕係湣王宣王時燕國晏然無事何嘗大亂被滅孟子  
 的係先至齊後至梁仕齊宣是乙酉以前去齊適梁在  
 乙酉一年中丙戌去梁歸鄒與鄒穆問答及曹交來欲  
 假館受業皆此時但幼而學者曾未行其尺寸不能自  
 已姑就宋久之知其不足與言去而再至齊當湣王伐  
 燕時不能即去留久之再去齊乃至滕文公質甚美志  
 甚高奈國小執弱逼于齊楚復去滕其閒又嘗至薛此  
 蓋田嬰之薛非奚仲之薛矣終乃因樂正子而至魯當  
 平公之五六年臧倉讒入旋去魯歸鄒終老焉由此推  
 之孟子去梁約年七十至其歸鄒終老則已九十餘蓋

周赧王之五六年也

鶴壽案孟子生卒年月無書可據張題孟母墓碑記稱鄒公墳廟碑

云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也致孔子以敬王四十四年壬戌卒後三十五年為貞定王

至貞定王丁酉已一百有九年且定王在位二十一年

貞定王在位二十八年皆無三十七年其誤顯然潘氏

孟子游歷攷引史記索隱云孟子生于周定王三十一年

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年八十有四但徧檢今本索隱

並無其文豈所引更有別本邪惟陳士元孟子雜記載

孟氏譜云孟子以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赧王

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年八十四有四月二日生赧王

聽雨紀譚竝同然定王無三十七年瞿九思從卒年推

之定為烈王四年己酉生赧王二十六年壬申卒今案

六國表魯平公卒于赧王十九年孟子七篇是其親筆

而有魯平公諡則孟子之卒在赧王二十六年似乎可

信今姑從之再據紀年增田齊桓公之年而移齊宣王

元年于周顯王三十九年又從通鑑以史記梁襄王之

子為惠王後元之蓋孟子先游齊後游梁再至齊孟



則四十三歲也公孫丑問加齊卿相當在此時故曰我  
 四十不動心顯王四十五年齊宣王七年去齊從此時  
 數至武王伐紂之年已卯凡七百九十九年明年為梁  
 惠王後元十二年至梁時梁為楚將昭陽所敗故有晉  
 國天下莫強之問慎觀王三年梁襄王元年去梁適齊  
 赧王元年齊宣王十七年伐燕赧王三年齊宣王十九  
 年致為臣而歸此孟  
 子游歷之大略也

孟子本不以歲月先後為次敘

孟子一書本不以歲月先後為次敘以仁義救言利此  
 全書大旨故特冠于首閻氏因此遂謂孟子首先游梁  
 不知司馬子長于列傳前特將首章標出唱嘆一番然  
 後入敘事子長非不知道者惟其識破此意知以見梁  
 惠王冠首為此段問答實當弁冕七篇並非以先游梁

故況漢武帝時去孟子甚近子長曾講業齊魯之都鄉  
 射鄒嶧孟子遺事聞之必稔故作列傳明著其游蹤先  
 後如先游梁後游齊偏拗轉說先齊後梁子長豈昏妄  
 至此與梁惠問答五章敘畢即順便及襄王然後追記  
 從前見齊宣語且齊梁國執大不同孟子至齊宣王初  
 年國方全盛意在南面稱王聊借霸事發問此亦第一  
 次見王語此章予別有論王名辟疆早蓄此意其至梁正當連敗挫衄遷  
 徙避難衰削已甚惠王老耄日莫塗窮欲求一急著稍  
 雪冤痛一聞仁義真為不入耳之言故子長于齊但云  
 不能用于梁則云見以為迂遠而濶于事情曲盡兩邊



形執然則梁惠王上篇不以先後爲次也下篇居齊凡十章八章宣王時二章湣王時居鄒居滕居魯凡四章居魯乃最後事而此下公孫丑上篇五兩問及下篇孟子將朝王皆追記齊宣時亦無次沈同問燕人畔皆湣王時而致爲臣而歸追記宣王時亦無次滕文公上篇在宋在鄒在滕皆有之而下篇周霄自稱晉國又追記在魏時亦無次樂正子從子敖之齊及不與右師言皆最前事編在離婁不待言而離婁下篇復有語齊宣親臣手足語萬章下篇復有齊宣問卿語盡心上篇復有齊宣短喪事計其間以最後事隔斷者甚多綜計全書首章外末章歷述道統故立意欲以此結束告子盡心多言心性故類記此外皆隨便位置不分次敘未可依以定其先後



蛾術編卷五十五終

蛾術編卷五十六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懋校刊

說人六

鄒即邾

孟子題辭云邾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  
國近魯後為魯所并隱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杜預

云邾今魯國鄒縣是也

鶴壽案譚氏編年略云鄒為魯下邑即說文所稱孔子鄉叔梁

統所治地非鄒國也趙誤以鄒為邾邾在兗北青境鄒在兗南徐境道里甚遠安得云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孔子所生名故鄒城去孟子所居五十里以邑則孔孟皆鄒人以國則孔孟皆魯人故孟子居鄒即是居魯今



案此說大謬周廣業曰說文云鄒魯縣古邾國帝顓頊之後所封从邑芻聲聊魯下邑孔子之鄉从邑取聲二字形義判然然鄒他書或作騶俗作鄒通作鄒亦作陣若鄒邾之字古書從無通借水經注始譌鄒為鄒而以孔子為邾國其文曰魯國鄒山即左傳嶧山邾文公所遷故邾婁國曹姓叔梁紇之邑也孔子生此後乃縣之陸德明春秋敘釋文又譌鄒為邾而云孟子邾人此係五代時俗本傳訛急待後人是正者故羅泌國名紀于邾下特別白之曰孔子生處與孟子之邾異又注云或作邾非最為當左傳云魯擊柝聞于邾漢地理志魯驪蕃三縣俱屬兗州魯即魯國蕃即邾國驪即邾文公所遷之繹也此甚近之確證如曰居邾即居魯則彼曹交所欲見而假館者果何君邪恐後人好新異使大賢宅里混淆輒復詳辨之

孟子所至之地

孟子所至之國見于其書者邾為故鄉外曰梁曰齊曰滕曰魯曰宋曰薛曰任凡七所至之邑曰平陸曰嬴曰

晝曰休曰崇曰石邱曰范亦凡七先至齊次至梁次歸邾偶至任次至宋次再至齊燕畔再去齊次至滕偶至薛終至魯即歸邾至齊見宣王乃初發軔必自邾而往閻氏云邾至臨淄只五百里不當云千里而見王然古里小于今尹士又甚言之故云千里也道既通方出游欲有所為少壯專事藏修不輕出至老方出也致為臣一連五章皆辭宣王而去同時事曰致為臣而歸曰浩然有歸志歸者歸邾至梁非由齊徑往仍發自邾邾至梁較至齊又遠故曰不遠千里而來由邾之任不知何時去梁歸邾息處甚久或之任即此時也去梁係丙戌



至癸卯宋偃稱王至宋其閒十七八年無所適當皆息駕于鄒餽兼金的係齊宣陳臻明言前日于齊今日于宋至宋在至齊後不待言陳臻輩自是善問者能記憶相隔甚久之事而舉以問不足異也去宋有遠行而餽金為贐疑即指將再至齊也孟子欲用齊而天下民安之心終不能忘且仕齊宣嘗為卿不比梁惠時之暫齊潛雖昏或以父時故舊仍加禮聘故再至伐燕燕畔正再至齊時事前者至任屋廬子當在後車從者之列故任人問食色禮孰重其後至宋去宋再至齊疑其時則有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事而屋廬子亦從故回憶之

任事而問也儲子為相正當潛王故國策載儲子勸宣王伐燕之言世家改作潛又改諸將者實是儲子也并及孟子勸伐燕正沈同問燕可伐與孟子曰可潛王問取之何如孟子曰燕民悅則取之而人遂以為勸齊伐燕也當在宋也滕文公為世子來見後為君孟子方至滕故知至滕在至宋後也系至薛于至滕後者陳臻問餽金先言宋後言薛則至薛在至宋後而至宋乃在宋稱王後是癸卯後事乃其前庚子年齊潛王已封田嬰于薛見六國表田齊世家孟嘗君傳隱十一年疏引杜氏譜云薛奚仲所封不知為誰所滅杜說雖如此閻氏釋地初刻辨滕



文公因齊人將築薛而恐者其時上距為齊所滅已久  
 然則孟子于未至宋滕前必無至薛事而其所至薛亦  
 必田氏之薛明矣陳臻問在至薛後也六國表魯平公  
 元年當周赧王元年而孟子年約已九十外故知至魯  
 最在後也五六百年來士不讀五經者甚多而孟子則  
 偉男鬻女無人不誦然攷其生卒出處先後歲月閻氏  
 為最優而尚有誤故予更詳著之

鶴壽案此條即依孟子本書推衍所至七國前後次第極其明晰惟七國相去道里遠近未盡得其大略今為補攷分列于左  
 先生云至齊見宣王乃初發軔必自鄒而往今案鄒即今山東兗州府鄒縣春秋為邾國魯繆公時改為鄒故城在縣東南二十六里西北去兗州府七十六里齊臨淄故城東南去青州府六十三里據今圖志青州府西

南至兗州府治四百二十里鄒尚在兗州府東南齊尚在青州府西北則由鄒東北行一徑至齊不滿四百里而尹士謂千里而見王當是第二次由梁至齊也但第二次去齊在周赧王三年依三統秣去武王伐紂之年已八百十一歲與充虞章不合必以乾鑿度推之方可  
 先生云至梁非由齊徑往仍發自鄒鄒至梁較至齊又遠故曰不遠千里而來今案梁即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戰國時為魏大梁故城在縣西北據今圖志山東濟寧州東至兗州府鄒縣界四里西南至曹州府單縣界一百二十里單縣在府東南其廣不過數十里河南歸德府東北至單縣界一百十里西至開封府杞縣界一百八十里開封府東至歸德府睢州界一百四十里如此曲折計之尚不滿七百里况由鄒西南行一徑至梁當不滿五百里然則孟子必是由齊至梁約其大數尚得云千里若使歸鄒然後至梁則安得云不遠千里而來乎

先生云去梁歸鄒或之任即此時今案由鄒之任本書有明文任即今山東濟寧州春秋為任國故城在州東



自鄒西行至任  
不過百餘里  
先生云去梁係丙戌其間十七八年息駕于鄒至癸卯  
宋偃稱王至宋今案宋即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周為  
宋國睢陽故城在縣南據今圖志商邱縣東北至山東  
曹州府單縣界一百十里自鄒西南行逕濟寧州魚臺  
縣金鄉縣及單縣至河南界不過二  
百餘里再至商邱縣共計三百餘里  
先生云去宋有遠行飽金為贖疑即指再至齊今案齊  
即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春秋為齊國戰國時田齊因  
之故城在縣北八里據今圖志臨淄縣在府西北五十  
五里自府西南至兗州府治四百二十里又西南至曹  
州府曹縣界三百十里曹縣在府東南其廣不過數十  
里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北至曹縣界七十里依此計之  
自宋至齊  
約九百里  
先生云燕畔再去齊次至滕今案滕即今山東兗州府  
滕縣周為滕國故城在縣西南十四里西北去故鄒城  
八十八里孟子即使由齊至滕亦  
必先歸鄒然後至滕不為遶道也

先生云系至薛于至滕後者孟子于未至宋滕前必無  
至薛事今案薛在今兗州府滕縣東南四十三里春秋  
為薛國戰國時齊以封田文西北  
去故鄒城一百有七里越宿即至  
先生云終至魯即歸鄒今案魯即今兗州府曲阜縣在  
府東三十里鄒國在鄒縣東南二十六里鄒縣在府東  
南五十里自魯歸鄒  
不過四十餘里耳

七邑中六邑皆齊地惟范不知何時至

七邑惟石邱為宋地餘六邑皆齊地孔子未嘗三年淹  
孟子願學孔子亦當然于齊稍久況又再至故所至  
下邑亦多崇是初見齊宣地今無攷平陸兩載一載于  
公孫丑下篇釋地攷得平陸距齊都臨淄六百里即今  
兗州府汶上縣蓋齊之西魯之東二國連界處閔子騫



辭費宰如有復我必在汶上謂將去魯入齊境孔距心  
 問荅疑與下止羸為一時事終喪反齊入境初程暫畱  
 止宿目擊時艱因與其大夫語中心藏之自平陸啓行  
 至羸乃至齊一見王即為王誦之書與休自是初次去  
 齊塗中止宿地釋地攷得畫當作畫是初去第一程其  
 休則釋地續攷得故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十五里距  
 鄒約百里蓋將到家矣平陸又載于告子下篇則當為  
 湣王時儲子勸湣王伐燕非為相敢主議軍國重事乎  
 釋地續又攷得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境內故孟子望儲  
 子親至平陸愚謂彼時或儲子正有事西行略迂道即

可至平陸非望其必為一事特來見惟范一邑不能定  
 孟子為何時至此攷范為春秋時晉士會采邑即今曹  
 州府范縣也戰國當為趙之南境而屬齊者不知何故  
 此地亦齊邊界去齊都臨淄甚遠孟子何以至此亦不  
 可解據趙岐注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岐每多無稽  
 之言此注或因望見王子而附會邪鶴壽案此條又依孟子本書推衍所  
至七邑前後次第亦為明析但所述地名僅據閻氏釋地而別無佐證今為補攷分列于左  
先生云七邑惟石邱為宋地今案孟子疏稱石邱宋國地名此不過見徑為宋人故云然爾然曰遇于石邱又曰先生將何之則已在塗中矣攷史記楚世家懷王十七年秦庶長敗楚于丹陽虜將軍屈匄取漢中郡復敗楚于藍田秦楚構兵莫此為甚此正周赧王三年孟子去齊時是時楚都猶在紀郢即今湖北荊州府江陵縣



北十里紀南城是也宋極自宋至楚一徑向西南行孟  
子自齊至宋或者自鄒至宋亦一徑向西南行而得遇  
于石邱則石邱必在宋之東北境也宋之東北境甚廣  
緡在今濟寧州金鄉縣東北三十里郟在今曹州府城  
武縣東南  
二十里

先生云崇是初見齊宣地今無攷今案山東青州府臨  
朐縣西南六十里有嵩山在臨淄故城南百里韋昭謂  
古嵩字通用崇史記稱騶衍適梁梁惠王郊迎之禮孟子本  
之禮或者齊宣王聞孟子至亦行郊迎之禮孟子本  
又有臣始至于境云云然則

于崇見王或即是其地與  
先生云釋地攷得平陸距齊都臨淄六百里即今兗州  
府汶上縣蓋齊之西魯之東二國連界處今案汶上縣

在兗州府西北九十里臨淄縣在青州府西北五十五  
里兗州府東北至青州府治止有四百二十里兩縣在  
兩府之西北其相去亦不過四百餘里而已安得有六  
百里且汶上在魯之西北不在魯之東也汶上以北  
即是齊地攷朱子云在齊南魯北境  
上若云在齊之西魯之東則不合矣

先生不自平陸啓行至嬴為終喪反齊入境初程今案  
嬴在今山東泰安府萊蕪縣西北四十里萊蕪縣在府

東一百二十里泰安府南至兗州府寧陽縣界六十里  
平陸在兗州府西北九十里兗州府東北至泰安縣界

一百八十里以此計之自  
平陸至嬴約有二百餘里

先生云釋地攷得畫當作畫是初去齊第一程今案閭  
氏既引趙注西南近邑又引括地志在臨淄城西北三

十里一為而斷之曰孟子去齊歸鄒在齊之西南當  
以趙注為是然未有證佐攷水經注云澧水出時水東

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澧中也俗以澧水為宿雷水以  
孟子三宿出畫得名又作澧據此一條乃知的在齊西

南何也時水出今臨淄縣西南二十五里澧水  
出時水東則畫邑在臨淄城西南八十里信矣

先生云釋地續攷得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十五  
里距鄒約百里蓋將到家矣今案史記六國表周慎靚

王三年宋君偃自立為齊宣王依竹書紀年增入齊桓公午  
十二年則是年為齊宣王十三年孟子自梁適齊在齊

七年至周赧王三年去齊適宋以前未嘗至宋也路史  
國名紀云休在潁川潁川即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屬

我術編  
卷五十六  
世楷堂



宋境此正去齊至宋之明證也  
 閻氏謂在滕縣北十五里非是  
 先生云范為晉士會采邑即今曹州府范縣戰國當為  
 趙之南境不知何故屬齊去臨淄甚遠孟子何以至此  
 今案士會墓在范縣東三里春秋之末范氏叛晉即齊  
 齊衛助之范遂入齊為邑此蓋孟子去梁適齊從開封  
 府祥符縣東北行逕衛輝府至曹州府臨淄縣又從范縣  
 東北行逕兗州府泰安府至青州府臨淄縣也若使自  
 鄒適齊則不得逕范縣矣王子豈容遠在下邑亦非  
 在范望見之閻氏謂王子豈容遠在下邑亦非

贏去齊都三百餘里

孟子自齊葬于魯反于齊止于贏充虞問匠事閻百詩  
 攷得孟子奉母為卿于齊母沒于齊三月後奉喪歸葬  
 于魯蓋孟子雖鄒人而先世必係魯孟孫氏之支庶別  
 居鄒者故仍歸葬于魯宗國亦猶太公封于齊比及五

世皆反葬于周之義也葬後必歸鄒持服終喪直至二  
 十七月三年喪畢除服即吉然後自鄒反齊將復為卿  
 而充虞實從行至贏舍于逆旅虞乃追憶三年前事而  
 問也前日者三年前也百詩廣引列女傳及儀禮士喪  
 禮既夕記并邱濬家禮儀節等書其說甚確百詩又攷  
 得贏齊南邑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贏杜注贏今泰  
 山贏縣愚更以一證佐百詩禮記檀弓下篇延陵季子  
 適齊其反也長子死葬于贏博之間鄭云贏博今泰山  
 縣攷自漢至劉宋元魏贏縣皆屬泰山郡鄭康成與杜  
 預合然西漢已于其地別置萊蕪縣至唐又改博城縣



贏也萊蕪也博也殆皆在百里間唐末省贏博城則二縣地皆入萊蕪今屬山東泰安府春秋齊景公魯定公會夾谷亦在此蓋二國交界處東北去齊都臨淄三百

餘里鶴壽案今山東泰安府治東至青州府博山縣界一百八十里贏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萊蕪縣東至博山縣界六十里至縣治尚有數十里博山縣東北至府一百八十里臨淄故城在府西北六十三里則謂贏去臨淄三百餘里者是也博縣故城在泰安府治東南三十里去萊蕪縣九十里

孟子至薛係田氏之薛且必在至滕後知孟子所至之薛為田氏之薛者杜預雖言薛不知誰滅然齊湣王三年封田嬰于薛不滅薛何從封嬰薛為齊湣所滅明矣滕文公問齊將築薛以容諫而止矣至

此乃終欲築之故文公恐而來問則知孟子所至乃田氏之薛且其至薛必在至滕之後亦明矣孟子約于齊湣九年或十年再至齊十二年己酉再去齊方至滕上

距田嬰就封將十年時則有再欲築薛事鶴壽案史記六國表載齊

封田嬰于薛在周顯王四十八年而孟子去齊在赧王三年然後至滕至薛故謂齊人再欲築薛也春秋定元年傳云薛之皇祖奚仲居薛遷于邳仲虺居薛杜預注云邳下邳縣漢地理志東海郡下邳縣應劭注云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水經泗水注云邳水西逕薛故城北地理志云奚仲之國也齊封田文于此又西逕仲虺城北太康地記云奚仲遷于邳仲虺居之徐廣曰楚元王子邳客封上邳侯有下故此為上邳書地道記云仲虺城在薛城西三十里今案漢薛縣即上邳也竊意奚仲始封本在薛縣西三十里仲虺所居之處其後遷于上邳國仍號薛故漢以上邳為薛縣也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四十三里若下邳縣則在今江蘇徐州



府邳州東三十里奚仲所遷  
不在此杜預應劭說皆非

投老蹤跡不出一二百里

孟子至宋及去宋再至齊因所如不合感感靡騁故若  
再至齊則年逾大耋心憚遠役不特如梁宋之遠不欲  
赴即齊都臨淄亦太遠惟故滕城在今縣西南十五里  
故鄒城在今縣東南二十六里兩國相去僅百里故一  
至薛國故城雖無攷然說文邑部邳字注云奚仲後湯  
左相仲虺所封國在魯國薛縣案漢地志魯國有薛縣  
既屬魯國則與鄒相去必近約不過百餘里之內故亦  
一至若魯則本為宗國先墓所在當屢至見于書者已

兩度矣且古鄒城西北去曲阜僅七十六里故曰近聖  
人之居若此其甚蓋只兩舍有半地耳故亦一至魯平  
公元年上距孟子至梁惠王時已二十三年則至魯可  
以意斷其為必在最後總之孟子投老蹤跡不出一二  
百里之內鶴壽案薛縣故城在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  
南四十三里春秋釋例云薛國今薛縣是也  
括地志云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後漢蓋延傳注云在  
滕縣東南史記孟嘗君列傳正義云在滕縣南四十四  
里元和郡縣志云在滕縣東南四十三里太平寰宇  
記云在滕縣東南五十里而先生以為無攷何邪

孟子及門人封爵

齊乘古蹟門鄒國公廟鄒縣城內地名因利溝謂即孟  
子故宅宋元豐五年封致和五年詔孟子廟以樂正子



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其封爵樂正子克利國侯公孫  
 丑壽光伯萬章博與伯浩生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  
 伯陳臻萊蕪伯充虞樂昌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  
 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邱蒙須  
 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  
 城伯子叔疑承陽伯

孔距心王驪

孟子之平陸章第一見其大夫第二見其名距心第三  
 見其姓孔公行子有子之喪第一見往弔者其官右師  
 第二見其名驪第三見其字子敖皆迤邐吐出然驪未

見其姓更追攷從前孟子出弔于滕王使蓋大夫王驪  
 為輔行方知其姓更合樂正子從子敖二章參觀之方  
 知其人王欲寵異之諸臣皆趨承之而又屢見絕于大  
 賢則必佞倖小人陳仲子之兄戴蓋祿萬鍾而驪亦為  
 蓋大夫則蓋邑二人同食戰國策趙有左師觸讜知其  
 時各國有右師復有左師鶴壽案蓋在今山東沂州府  
 沂水縣西北七十里閩百詩  
 謂其半為王朝下邑王驪治之其半為卿族私邑陳氏  
 世有之竝非驪與戴同食也春秋時宋有桐門右師又  
 有合左師戰國蓋因之爾

曾元曾西公明儀公明高

離婁上篇曾子養曾皙曾元養曾子曾元曾參子望文



自明故趙岐不注公孫丑上篇或問乎曾西則注曾西  
曾參孫檀弓曾子曰申也聞諸申之父鄭注曾參之子  
名申曾子寢疾曾元曾申坐于足鄭注元申曾參之子  
而曾西不在側則是孫非子趙注亦確至滕文公上篇  
引公明儀言趙但云公明儀賢者離婁下篇公明儀則  
不復注而萬章上篇公明高注云曾子弟子檀弓子張  
之喪公明儀爲志焉疏據經推公明儀爲子張弟子又  
爲曾子弟子祭義云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以爲  
孝乎是也岐誤記祭義公明儀爲公明高故以高爲曾  
子弟子而于儀但云賢者耳仲尼弟子列傳子張少孔

子四十八歲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二人皆及門中年  
最幼襄三十年疏引賈逵說哀公十六年卽周敬王四  
十一年孔子卒年七十四時曾子二十七子張二十五  
年少未必遽傳授門徒則公明儀之受業于曾子子張  
宜在夫子沒後其時公明儀雖少亦當在二十餘子前  
攷孟子卒于周赧王五六年間年八九十其生當在安  
王十年以前公明儀師事曾子子張約在敬王末以弱  
冠外計之至安王初年孟子生時儀已百餘歲與孟子  
斷不能覲面講論則離婁下篇論逢蒙事孟子曰是亦  
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



罪乃孟子述儀之言而斷之

鶴壽案先生云孟子年九十餘又云其生當在安王

十年以前卒于赧王五十六年開年八九十又云年逾大  
羞心憚遠役故僅一至滕一至薛蓋從史記先齊後梁  
則仕齊必在周顯王二十七年齊宣王元年以後顯王  
三十三年宣王七年孟子至梁以前而已自稱齒德皆  
尊則年必六十以外算至燕人畔時已八十餘歲矣然  
後去齊而至滕薛豈非年逾大羞乎今案史記六國表  
赧王十九年魯平公卒孟子七篇其所手定而有平公  
蓋法則孟子之卒必在平公以後若據先生之說孟子  
且百餘歲矣今依竹書紀年梁惠王有後元齊宣王即位  
二十六年又依竹書紀年梁惠王有後元齊宣王即位  
移下十二年孟子至梁在顯王四十六年時年五十也  
至齊在慎靚王三年時年五十五也燕人畔在赧王三  
年時年六十一也自此以後至滕至薛見魯平公大約  
皆在七十以內七十以後則歸老而著書至八十四尚  
存焉或當如  
孟氏譜乎

告子

賈誼錄東公十六年頃周顯王四十六歲二十八宮及門中

告子以食色為性以仁義為外其意何居告子豈任人  
比欲重食色不過以性為空虛耳任人以親迎禮食二  
事辨食色與禮輕重其意欲重食色被孟子紛兄臂摟  
處子一駁便倒然則孟子之言固所以重禮亦所以存  
食色也禮固所以撐食色架子裝他門面者也禮與仁  
義是一件事禮不能憑空而立故食色不可絕告子識  
破此意其意深惡仁義不惡食色只因食色是立不定  
底物事卻被有仁義弼布在裏邊廢他不得今將仁義  
外之只是儒者勉強胡謔出來于是食色一戳便倒內  
仁亦是被孟子逼迫沒奈何說其實以人性為仁義猶



以杞柳為柶椽將仁也放倒了鶴壽案天地之閒隨處皆氣化所充滿即隨處

皆道理所充滿人與物皆得天地之氣而并得其道理即

在氣之中不能分而為二分而為二即禽獸矣禽獸止

有甘食悅色之性然鳥鳥反哺羔羊跪乳飛鴻守義鳴

鹿呼羣亦若得氣而并得其道理者此非物之果能知

道理也由道理與氣化流行充塞無間偶于此露其一

端耳愚夫愚婦不識詩書為何物然亦皆知君當敬親

當孝以其生初本得此道理特未嘗致知力行故有時

陷溺耳告子外義于性則是分氣與道理為二矣

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曰然固也吾固

厭惡仁義故欲禍之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

猶人之性與曰然一個曰然與上文兩個曰然相承吾

意固謂犬牛之性猶人性也其意直以孟子乃世法中

人難與言甚深希有秘密藏故縮住言至此而告子之

罪真不可逭矣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而孟子言仁之

實在事親義之實在從兄且以智之實為知斯二者禮

之實為節文斯二者樂之實為樂斯二者方知告子是

邪說是亂道

告子惡仁義韓子原道言道德實之以仁義孟子言仁

義實之以孝弟







獨不書姓則未詳三之采東觀刻石三句一韻凡四用  
 韻四碣石刻石三句一韻凡兩用韻內皇帝奮威德并  
 諸侯初一泰平疑傳寫之誤當作皇帝奮威德并泰平  
 諸侯初一但各刻皆同未便以意改而平字上不便與  
 域為韻下不便與阻為韻此三句介乎兩韻之中則疑

無韻也五會稽刻石三句一韻凡兩用韻鶴壽案泰山

皇二十八年其石高三丈一尺廣三尺其詞凡三十六  
 句首以飭服極德式革六字為一韻次以治海志事嗣  
 戒六字為一韻是兩用韻也琅邪刻石亦在是年其詞  
 凡七十二句首以始紀子理士海事富志字載意帝地  
 懈辟易畫十八字為一韻次以方行良荒莊常六字為  
 一韻次以極福殖革賦式六字為一韻次以土戶夏者  
 馬字六字為一韻後敘四句以下邪二字為韻與上文  
 同韻是四用韻也揖合也尚書輯五瑞古文作揖史記

五帝本紀漢書郊祀志魏孔羨碑所引竝同今本作  
 唐開寶中衛包所改也其實輯和也與揖訓合微異然  
 則搏心揖志正當從本字也漢兒寬傳云躬發聖德統攝  
 文引作計此揖之本字也漢兒寬傳云躬發聖德統攝  
 羣元張揖曰揖聚也臣瓚曰揖當作輯顏師古未知字誤耳之  
 從木則云當作揖非謂當作輯顏師古未知字誤耳之  
 采東觀刻石在二十九字為一韻次以德服極則意式六字  
 起海始紀理已六字為一韻次以治采六字為一韻是四用韻  
 為一韻東觀刻石亦三十一字為一韻次以治采六字為一韻是四用韻  
 字為一韻次以愈旂疑尤治采六字為一韻是四用韻  
 也碣石刻石在三十二字為一韻次以阻撫序所矩五字為一韻是兩  
 域一四字為一韻次以阻撫序所矩五字為一韻是兩  
 用韻也其中初一泰平句當倒文為泰平初一蓋此銘  
 三句一韻則皇帝奮威三句須一連讀之言始皇奮其  
 威德合并諸侯天下泰平初得一統也先生欲改作德  
 并泰平試思德如何并泰平乎且與上威字隔絕矣即  
 以皇帝奮威德為句并泰平為句而泰平豈威德所并  
 乎會稽刻石在三十七年其詞凡七十二句首以長方  
 莊明章常強兵方殃也疆十二字為一韻是兩用韻也但  
 貞誠程清經令平傾銘十二字為一韻是兩用韻也但



索隱已于泰山刻石下注明此銘其詞每三句為一韻  
 凡十二韻下之采碣石會稽三銘皆然又于琅邪刻石  
 下注明二句為韻何待先生言之乎先生既欲言之何  
 以但舉張守節之非而不稱司馬貞之是乎張守節于  
 琅邪刻石下注云此頌前兩句為韻後三句為韻蓋  
 謂後敘四句首一句押下字末一句押邪字與首一句  
 為韻與上文二句為韻者不同故曰後敘三句為韻也  
 今先生謂或一句一韻則惟秦玉兼有天下二句是矣  
 或三句一韻則至于琅邪三句是矣又謂或二  
 句一韻豈乃撫東土二句亦與首句為韻乎

蘇昌泄祕書

漢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掌副丞相有兩  
 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祕書元鳳四  
 年蒲侯蘇昌為太常十一年坐籍霍山書泄祕書免師  
 古注以祕書借霍山他處師古注三輔故事曰石渠閣

在未央殿北以藏祕書也案師古解祕書之名則臬而  
 其解泄祕書則非蘇昌籍霍山書中有祕書或漏言于  
 人或自取之耳決無又以書借霍山之事

鶴壽案尚書敘正義云籍

者借也則蘇昌籍霍山書有似乎以祕書借霍山矣但既以祕書借霍山則祕書已泄矣何以重言泄祕書乎今案尚書大傳云維五月丁亥王來自奄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儲其官籍霍山之籍當亦作此解蓋霍山有罪而籍其家其書入于太常中有祕書蘇昌泄之故坐免耳

劉向傳不及賈誼

漢楚元王傳附劉向歆贊曰仲尼稱材難不其然與自  
 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唯孟軻孫況董仲舒司馬遷劉  
 向揚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于



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案何以不及賈誼

鄭興官二書異皆贊曰於此辨林巖不其然與自

後漢書鄭興傳興自隗囂歸光武侍御史杜林薦之徵

為大中大夫後出監軍于蜀又左轉官興子眾附興傳

眾會孫公業自有傳乃魏志鄭渾傳云高祖眾注中引

續漢書謂興官諫議大夫續漢志司馬彪譔興官與范

書異曰取之其始無又以其書對書山之車

沈田子林子傳昌黎書山書中亦錄書及誠言

杭州盧召弓來札云通志采南史有沈田子林子傳今

南史無之竊疑無此事殆必約傳所附耳予深惡鄭樵

之妄于通志屏而不觀未知果若何鶴壽案鄭樵之學遠不及杜君卿馬

端臨不知何以通志一書居然與通典並行其所矜為獨得之祕者莫如氏族諸略今觀其中全然采取唐書宰相世系表等以立言不知此乃出自人家私譜子孫欲揚其祖宗而為之者豈足為憑同時有羅泌者亦竊此以作路史蓋與漁仲同一妄也沈田子林子傳出其偽造無疑先生屏而不觀可謂卓識

文中子

文中子楊謙注朱竹垞詩采其經義致以為宋咸直謂

無其人而證之隋唐國史無不純繆案隋書之修實出

魏徵手徵絕無一字及其師何純繆之有若新舊唐書

則固有其人舊唐書王勃傳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祖



通隋蜀郡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爲業  
依春秋體例自獲麟後歷秦漢至後魏著紀年之書謂  
之元經依孔子家語揚雄法言例爲客主對答之說號  
曰中說皆爲儒士所稱義寧元年卒門人薛收等相與  
議謚曰文中子二子福時福郊舊唐書王質字華卿太  
原祁人五代祖通字仲淹隋末大儒新唐書隱逸傳王  
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兄通聚徒河汾閒傲古作六經  
爲中說以擬論語不爲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  
傳新唐書文藝傳王勃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人  
甚衆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

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是  
唐書固有明徵矣文苑英華卷六百九十九楊炯王勃  
集敘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戶書佐王侍讀大業  
末退講藝于龍門其卒也門人謚之曰文中子文中子  
之居龍門也睹隋室之將喪知吾道之未行循歎鳳之  
遠圖宗獲麟之遺制裁成大典以贊孔門討論漢魏迄  
于晉代刪其詔命爲百篇以續書甄正樂府取其雅奧  
爲三百篇以續詩自晉太熙元年至隋開皇九年平陳  
之歲褒貶行事述元經以法春秋門人薛收爲傳未就  
而沒君思崇祖德光宣與義續薛氏之遺傳制詩書之



衆敘陳羣并太邱之訓時不逮焉孔伋傳司寇之文彼何功矣詩書之敘竝冠于篇元經之傳未終其業又卷七百三十六王勃續書敘先君文中子續詩爲三百六十篇攷僞亂而修元經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述易讚以申先師之旨經始漢魏迄于有晉擇其典物宜于教者續書爲百二十篇當時門人百千數董薛之徒竝受其義是子孫述其編次六經以續夫子之業亦甚彰著獨所稱門人新舊唐書楊炯王勃但稱董薛然曰門人百千數則不著者多皮日休文藪文中子碑云文中子王氏諱通生陳隋間亂世不仕退于汾晉敘述六經數

爲中說有禮論二十五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三十篇一篇易贊七十篇門人則有薛收李靖魏徵李勣杜如晦房元齡陸龜蒙笠澤叢書云文中子王先生中說其書與法言相類文中子生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王之業九年而功就謂之王氏六經門徒弟子有若鉅鹿魏公清河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隋亡文中子沒門人歸于唐盡發文

中子所授之道左右其治文帝每嘆曰魏徵教我功業如此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豈非文中子之道始塞而終通乎據此是徵及元齡如晦德林皆受業不待宋阮逸



爲注始附託之也且禮論十卷樂論十卷續書二十五卷續詩十卷元經十五卷贊易十卷皆亡存者獨中說之注耳故知非逸所附託李觀盱江文集讀文中子一篇亦謂房魏等爲門徒則非文中子爲聖人之徒則是蓋門人欲尊寵之板太宗時公卿以欺後世然其書之不可信則實異甚晁公武讀書志通生于開皇四年而德林卒以十一年通適八歲固未有門人通仁壽四年嘗一到長安時德林卒已九載矣其書乃有子在長安德林請見歸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闕朗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年甲辰蓋一百七

年矣而其書有問禮于關子明隋薛道衡傳稱道衡仁壽中出爲襄州總管至煬帝卽位召還本紀仁壽二年九月襄州總管周搖卒道衡之出當在此年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是年高祖崩蓋仁壽末矣隋書稱道衡子收初生卽出繼族父孺養子宅至于長成不識本生其書有內史薛公見子于長安語子收曰汝往事之用此三事推焉則以房杜輩爲門人抑又可知也洪邁容齋續筆所稱高弟曰薛收在唐史有列傳蹤跡甚爲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于隋不肯仕聞唐高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



挺身歸國正在戊寅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于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為大可疑者也又稱李靖受詩及問聖人之道靖既云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恐必無此也今中說之後載文中次于福時所錄云杜淹為御史大夫與長孫太尉有隙子案淹以貞觀二年卒後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長孫無忌始拜太尉其不合于史如此歷觀眾說中說固不可信而公武獨據隋唐通錄稱通有

穢行為史臣所削是為實錄

鶴壽案北齊書儒林傳云經學諸生多出自魏末大

儒徐遵明門下河北講鄭康成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崔瑾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遵明兼通之傳李周仁張文敬李鉉權會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傳李鉉沮雋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眼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遵明雖淹貫眾經未聞自作一經以擬聖何則六經不可無一不能有二揚雄之詔令分為一百五十篇以當刪書采漢魏以來之樂府分為三百六十篇以當修春秋取晉太熙迄于隋開皇之事迹分為十五卷以當春秋不居然以孔子自居乎然而孔子之門人至于七十三千而通之門人罕有焉即有之亦皆卑卑不足道于是乃板援當代之名人筆之于書以欺世而盜名焉嗚呼此小人之尤毫無忌憚者也今案通謂續書始于漢以存漢晉之實天子之義訓對讚議誠諫王勃敘云昔者仲尼之述書也將以究事業之通而正性命之理故曰吾欲託之空言不如附之行事我先君文中子實秉睿懿生于隋末



親後作之方違憂異端之害正乃喟然曰宣尼既沒文  
 不在茲乎遂約大義刪舊章續書百二十篇賢聖之述  
 豈多為哉亦足垂訓作則樂未足稱其書不可廢也尚  
 稱文中子曰漢魏之禮樂未足稱其書不可廢也尚  
 近古之對議存焉制詔冊則幾乎典詰矣後之達晤者  
 將有得于斯文乎此敘亦以文中子當孔子朱竹垞疑  
 為阮逸輩偽作也通又自述曰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  
 董常問元經之帝魏何也子曰亂離廣矣吾誰適歸天  
 地有奉生民有庇且居先王之國愛先王之道子先王  
 之民矣謂之何哉子曰元經之專斷蓋稟乎天命吾安  
 敢至之哉此又顯然取法公羊斤周王魯矣薛收敘云  
 元經始晉惠帝終陳亡凡三百年蓋聞夫子曰春秋一  
 國之書也以天命之未改元經天下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  
 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元經天下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  
 帝位不明乎微天命以正帝位以存乎明神器之有歸又曰  
 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存乎太熙故元經抗帝以尊中  
 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然帝哀于太熙故元經抗帝以尊中  
 起之也中國盛乎皇始故元經繫名以正其實天下無  
 賞罰二載聖人在下則追書褒貶以代其賞罰斯周  
 公典禮使後王常存而行焉仲尼筆削使後儒常職而

述焉此敘亦以文中子當孔子而中興書目疑元經一  
 書出于依託則敘文亦阮逸輩所依託也晁公武謂余  
 兄子逸仕安康嘗得元經歸而示四父四父讀至帝問  
 蛙鳴西其陋曰六籍奴婢之言不為過矣陳振孫謂河  
 汾王氏諸書自中說之外皆唐神堯諱淵其祖景皇諱虎  
 逸或云皆逸偽作也今攷唐神堯諱淵其祖景皇諱虎  
 故晉書載淵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于傳稱戴若思  
 石季龍宣也元經作于隋世大興四年亦書曰若思何  
 哉意逸之心勞日拙自不能揜邪陳氏但辨元經之真  
 偽其實中說元經等書無論真偽俱屬可惡余向于漢  
 魏叢書中見之即欲抽出焚之蓋小人之尤紛紛著述  
 意欲駕徐遵明而上之其實雖欲比揚雄而不能也今  
 得先生搜羅衆說指斥一番實大快事

唐元宗非真友愛

朱子語類云唐元宗于五倫上無一件不抱愧惟于兄  
 憲能盡為弟之道只因憲以讓能感動得他若稍有爭



則骨肉亦不保矣舊唐書元宗之兄讓皇帝憲傳開元二十九年薨令高力士賫手書寘座前曰隆基白大哥孝友近古莫儔頃以國步艱難義資克定先帝御極大哥嫡長合當儲貳以功見讓十數年間棟華凋落謂之手足惟有大哥今復淪亡何恨如之大哥事蹟身沒讓存故冊曰讓皇帝餘敘友悌之事新唐書傳略同帝之友悌豈舜可比即昔人謂周公與管蔡共居茅屋下當極友愛然觀祝鮀啓商一言則知鉤致武庚親仇讎而背父兄周公誅之誠是而帝則全是利害之見未可同日道朱子之言最允

鶴壽案睿宗六子長子讓皇帝憲第二子惠莊太子馮第四子惠文

太子範第五子惠宣太子業第六子隋王隆悌舊唐書于讓皇帝傳載本名成器避昭成皇后尊號改名憲睿宗將建儲貳以成器嫡長而元宗有討平韋氏之功意久不定成器辭曰儲副者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長國難則歸有功若失其宜海內失望非社稷之福臣今敢以死請時諸王公卿亦言楚王合居儲位睿宗乃許之元宗以成器嫡長抗表固讓睿宗不許乃下制曰隆基有社稷大功人神僉屬爰符立季之典庶協從人之願以下備載元宗友愛讓皇帝事嘗與讓皇帝及岐王範書曰昔魏文帝詩云西山一何高高處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彩服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每思服藥而求羽翼何如骨肉兄弟天生之羽翼乎陳思有超代才堪佐經綸之務絕其朝謁卒令憂死魏祚未終遭司馬宣王之奪豈神丸之效也虞舜至聖舍象傲之愆以親九族朕未嘗不廢寢忘食欽歎者也觀此則元宗所友愛者不專在讓皇帝矣惠文太子範傳載好學工書雅愛文章之士無貴賤皆盡禮接待與閣朝隱劉庭琦張諤鄭絲篇題唱和與範遊讌配從嶺外萬年尉劉庭琦馬都尉裴虛已坐



我兄弟友愛天至必無異意祇是趨競之輩強相託附  
 耳我終不以纖芥之故責及兄弟也開元十四年薨上  
 哭之甚慟輟朝三日為之追福手寫老子經徹膳累旬  
 百寮上表勸喻然後復常觀此則元宗之待惠文太子  
 者不亞于讓皇帝矣惠宣太子業傳載業嘗疾病親為  
 祈禱及愈車駕幸其第置酒讌樂更為初生之歡元宗  
 賦詩曰昔見漳濱臥言將人事違今逢誕慶日猶謂學  
 仙歸棠棣花重滿鵠原鳥再飛觀此則元宗之待惠宣  
 太子亦不遠于讓皇帝矣惟惠莊太子攜傳及隋王隆  
 悌傳無友愛事然讓皇帝傳內云元宗兄弟聖祿初出  
 閣列第于東都積善坊五人分院同居號五王宅然則元  
 元年從幸西京賜宅于興慶坊亦號五王宅然則元宗  
 兄弟之友愛自幼年而已然不獨先天之後有花萼相  
 輝之樓也如謂元宗之待讓皇帝以其能讓位而如是  
 則元宗之待岐王薛將何說以處此朱子之言未免過  
 刻

汪姓

廣韻云汪姓姓苑云新安人攷廣韻屢引何氏姓苑不  
 知何書元鄭玉師山集記汪氏遺事云新安汪氏自越  
 國公華以六州歸唐其後始蕃六邑之間號十姓九汪  
 案汪華不見于新舊唐書羅願鄂州小集近人所刻者  
 有汪王廟攷實十一事載華事甚核

俱文珍

舊唐書俱文珍貞元末宦官後從義父姓曰劉貞亮順  
 宗即位風疾不能視朝政而宦官李忠言與牛美人侍  
 病美人受旨于帝宣之忠言忠言授王叔文叔文與朝  
 士柳宗元等圖議然後下中書貞亮知其朋徒熾盛慮



隳朝政乃與中官劉光琦薛文珍尚衍解玉等謀奏請  
立廣陵王為皇太子新唐書同惟多一呂如全昌黎先  
生外集順宗實錄則作中官劉光琦俱文珍薛盈珍尚  
解玉等不但光琦盈珍與新舊書異尚解玉以二人為  
一人且反以光琦居首文珍在後蓋昌黎于此事因惡  
叔文又與俱文珍有舊不能無私若光琦盈珍解玉當  
從實錄其以光琦居首案光琦名僅一見于此他無所  
見乃反以為領袖之人俱文珍新舊書皆以為渠帥且  
擅斬節度使反退居第二昌黎蓋有所諱恐當以新舊  
書為是

鶴壽案舊唐書薛盈珍作薛文珍者因上俱文  
珍而誤也韓昌黎順宗實錄尚字下偶脫衍字

並非以尚解  
王為一人

### 唐范公告身

乾隆壬子夏范編修來宗齋觀其先世范公諱隋告身  
一通第一行將仕郎權知幽州良鄉縣主簿范隋第二  
行以下云敕朝散大夫尚書水部郎中穆西梧等渙汗  
鴻恩必乘其雷雨頒宣爵賞用振其簪纓以爾等列我  
盛朝累霑霈澤各有勞效許其敘錄行慶策勳于是乎  
在可依前件次一行咸通二年六月十一日次低數字  
列銜三行第一行檢校司徒兼中書令使第二行中書  
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臣杜審權宣奉第三行駕部



郎中知制誥臣王鐸行次奉字爲一行次敕如右牒到  
奉行爲一行次一行咸通二年六月十二日次列銜三  
行第一行檢校司徒兼侍中使第二行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平章事第三行給事中渢次提行云告將仕郎  
前權知幽州良鄉縣主簿柱國范隋奉次提行云敕如  
右符到奉行次員外郎下有押漫不可辨下方極低三  
小行一主事吳亮一令史楊鴻一書令史不著名又提  
行咸通二年六月日月下空一字予曩者雖從石刻中  
見徐季海書大祿二年鍾離縣令朱巨川告顏清臣自  
書建中元年告然徐書宣奉有名無銜似尚未全此則

首尾皆具可見唐告全式也告給范公而詞頭稱穆栖  
梧等者殆因公官卑卑者不能人誤一詞但若干人共  
一篇如朱巨川告詞亦云敕左衛兵曹參軍莊若訥等  
卽其例若顏則已爲光祿大夫行吏部尚書充禮儀使  
上柱國魯郡開國公本極崇顯特因加太子少師而給  
告故詞頭實切顏一人作蓋唐制如此據宋人跋語公  
係文正公之高祖此告爲文正之孫正國字子儀于宋  
紹興三年爲左朝奉郎權發遣廣東路轉運判官裝背  
于廣州官舍者卷後宋人跋者正國及汪彥伯王安中  
章傑任希夷趙奇會幾許忻宋翰劉岑吳會周聿程敦



厚劉昉馬居中呂積中呂堅中吳升之趙散元人跋者曹鑑與王立譚惟寅共二十二人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范氏宰相一人履冰相武后履冰惟有子冬芬宣州刺史冬芬之下閒九格始有裔孫隋麗水丞則麗水公爲履冰之十一世孫也宋史文正本傳云其先邠州人唐宰相履冰之後後徙家江南遂爲蘇州吳縣人故吳會跋云范氏自唐載初元年由其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幾以直道與魏元同相繼以忠死至咸通初裔孫以丞麗水知名于世此告則其未丞麗水時所得也然名位不稱至本朝而後文正忠宣始相繼而出爲時

元臣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信矣哉舊職官志上柱國正二品勳柱國從二品勳今公官方爲主簿而得柱國勳者唐官制有四一文武職事官二文武散官三爵四勳職事官官也散官階也四者之中惟官有一定品缺而階則或以恩澤加之或以資序加之或以寵任破格授之勳則以著有勞效得之故與官皆不必相應要之惟勳尤爲無定通典云柱國始置于魏宿德盛業者居之周隋授受已多國家以爲勳級才得地三十頃予嘗得澤王府主簿梁府君榮德縣丞梁師亮墓志皆上柱國勳則麗水公之得柱國勳不足異矣明史夏言



傳嘉靖十八年加少師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明世人臣無加上柱國者言所自擬也其宣奉諸臣曾幾跋云以其時攷之檢校司徒兼中書令使者白敏中以是官爲鳳翔節度使也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宗者杜相也以檢校司徒出使有崔鉉鎮襄陽令狐綯使河中而兼侍中則未之攷焉當待博雅君子而吳曾跋則云給事中渢者王渢也檢校司徒兼侍中出使者幽州節度張允伸也豈侍郎曾公偶忘之歟吳曾崇仁人卽作能改齋漫錄者頗長稽核其跋言之鑿鑿如此自當勝他手然以新宰相表攷之告中杜審權同平章事在大

中十三年十二月其爲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在咸通元年九月則咸通二年六月當如故杜悰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在咸通二年二月則六月當如故皆與表合曾跋謂檢校司徒兼中書令使爲白敏中以是官節度鳳翔亦與表合其謂以檢校司徒出使有崔鉉鎮襄陽令狐綯使河中惟兼侍中出使者未有攷吳跋實之以張允伸則表中皆無之表中三公一項守者檢校者皆載何獨遺此豈吳曾別有據而表固有闕漏邪文正四子純佑純仁純禮純粹純仁自有傳餘皆附公傳孫之見于史者純佑子正臣純仁子正平正



思而正國史無之不知誰之子也鶴壽案新唐書韋述等傳贊云唐三百年

業鉅事叢其間巨盜再興國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錄不存大中宣宗年號也唐自高祖至武宗皆有實錄大順

中詔修宣懿億實錄而日秣記注亡缺史官裴廷裕僅

撰宣宗政事奏記于監修杜讓能名曰東觀奏記以後

諸帝皆無實錄咸通懿宗年號也此告身在咸通二年

曾幾所謂崔鉉令狐綯吳會所謂張允伸當別有據而

表之脫落無疑矣

皮日休未嘗陷賊為學士

新唐書逆臣黃巢傳巢以皮日休為翰林學士而舊唐

書巢傳無之通鑑廣明元年十二月黃巢入宮即皇帝

位于含元殿國號大齊改元金統以太常博士皮日休

為翰林學士胡三省注引陸游老學菴筆記辨其非是

攻游老學菴筆記云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為翰林

學士巢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案尹師魯作大理寺丞

皮子良墓志稱曾祖日休云云祖光業云云據此則日

休未嘗陷賊為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光業見吳越備史

頗詳孫在仁廟仕亦通顯乃知小說謬妄無所不有師

魯文章傳世且剛直有守非欺後世可信不疑也故予

表而出之為襲美雪謫泉下予家藏鈔本河南尹先生

文集載故宣德郎守大理寺丞累贈司封員外郎皮公

墓志銘云公諱子良先襄陽人曾祖日休避廣明之

難徙籍會稽及錢氏王其地遂依之官太常博士贈禮



部尚書祖光業佐吳越國為其丞相父璨元帥府判官  
 歸朝歷鴻臚少卿公幼能屬詞淳化中以家集上獻初  
 尚書以文章取重于咸通乾符之世降及丞相鴻臚皆  
 以文雄江東三世俱有編集總百餘卷至是悉以奏御  
 云云觀此則師魯文誠可信通鑑取之新唐書新唐書  
 取之該聞錄小說之為害如此

鶴壽案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隱居鹿門山咸通中第進士為著作郎嘗流寓吳中與陸龜蒙友善有松陵唱和集或云乾符之亂出關為黃巢所害其子光業辨巢賊時父依吳越王無遇害事該聞錄謂巢以襲美為翰林學士誣妄甚矣觀其自號聞氣布衣豈肯事賊者耶

楊晟自刎

通鑑載唐昭宗乾寧元年王建攻彭州城中人相食彭  
 州內外都指揮使趙章出降丙子西川兵登陴楊晟猶  
 率眾力戰刀子都虞侯王茂權斬之致勾延慶錦里耆  
 舊傳云彭城窘感百姓遞相啗食五月庚申楊晟自刎  
 城門開二處不同



蛾術編卷五十七終

蛾術編卷五十八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迺鶴壽參校

沈懋校刊

說人八

鄭康成

余說經以先師漢鄭氏為宗將攷其行蹟為作年譜隨所見輒鈔錄積之既多欲加編敘而其事之不可以年為譜者居多乃改分十二目各以類次之內著述類已

詳說錄鶴壽案鄭康成為漢代大儒自古迄今苟有耳目者誰不知之故當時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所謂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豈待范蔚宗言之哉其謂王父

蛾術編

卷五十八

一

世楷堂







蠻夷亦止方五千里周公致太平亦未嘗斥大九州之地至于方七千里禹平水土何從于每服間各弼其五百里邪似未明乎地事矣至于人事則莫大于帝王之秣數康成據乾鑿度之文謂文王受命入甲寅元戊午部二十九歲故尚書注云武王觀兵入戊午部四十年雜師謀注云文王受命改元至魯惠公末年三百六十歲是克殷至春秋止三百四十有八年也若以三統秣丁巳元推之則大有不合者乃不攷其是否而遂取以說經乎今先生輒謂恪守家法夫鄭學之的確不磨者固宜守之若其支離未當者而亦守之亦安貴此家法哉

鄭氏世系

後漢本傳鄭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案北海國名高密縣名屬青州刺史部今屬山東萊州府鄭崇前書有傳云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

相嫁娶亦見御覽卷五百四十一彼傳云祖父以訾徙平陵康成傳仍云高密人則是崇之後自平陵復歸故籍也彼傳言崇父賓已為御史名公直矣崇身為傳喜所薦乃力諫傅商封侯之濫又諫董賢寵過度重得罪為佞人趙昌所譖下獄死鄭氏之世德遠矣鶴壽案鄭賓有公直之名而崇對上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可謂父子濟美矣先生既欲詳鄭氏世系宜連下後裔作圖以表之今為補圖于左

鄭氏世系圖





自高密徙平

御史

尚書僕射以

陵

諫爭死

立崇之弟

與高武侯傳

喜同門

以下四五六七八九世無攷

世十

元字康成

別見年譜

世十一

益恩

孝廉死黃巾

之難

世十二

小同

侍中為司馬

懿所鳩

漢鄭崇傳云弟立與高武侯傳喜同門學相友

善今并列之

鄭氏出處

裴松之三國志注引鄭康成別傳云康成以丁卯歲生

案本傳卒于建安五年六月年七十四從此追溯當生

于順帝永建二年是年歲在丁卯

後漢本傳李賢注引別傳云康成年十一二隨母還家

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康成獨漠

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御

覽卷三十二亦引此作方十二年臘下有謙字案康成



十二歲為順帝永和三年戊寅劉孝標世說新語注引  
 別傳曰康成少好學書數十三誦五經好天文占候風  
 角隱術年十七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至時  
 果然智者異之案十三歲為永和四年己卯十七歲為  
 漢安二年癸未鶴壽案顏延年陶徵士誄序云在眾不  
 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凡讀書人雖在  
 眾賓歡燕歌舞雜踏之會自有一  
 種超然神遠之致觀別傳益信  
 本傳康成少為鄉嗇夫注前書曰鄉有嗇夫掌聽訟收  
 賦稅案注引漢百官表文史游急就章顏師古注云嗇  
 夫鄉之有秩者也袁宏後漢紀鄭康成為嗇夫隱恤孤  
 苦閭里安之

本傳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  
 造太學受業乃西入關虞世南北堂書鈔與此略同而  
 作續漢書則是司馬彪書也袁宏後漢紀則云家貧雖  
 得休暇常詣校官誦經太守杜密異之為除吏錄使得  
 極學此與范書小有詳略本傳康成戒子益恩書云吾  
 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  
 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案去吏即指棄嗇夫也後漢都  
 洛陽秦都關中造太學至洛陽西入關至秦都世說注  
 引別傳曰年二十一博極羣書精秣數圖緯之言兼精  
 算術遂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先就東都張恭祖



受周禮禮記春秋傳周流博觀每經歷山川及接顏一見皆終身不忘案為晉夫當十八九去吏出游當二十四五或二十六七觀其後游學十餘年過四十乃歸則可知鶴壽案第五者氏族也後漢有傳者三人第五倫傳云倫字伯魚京兆長安人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弟為氏曾孫種傳云種字興先永壽中為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負執貪放種收之匡以事陷種坐徙朔方徐州從事臧冥上書訟之曰故兗州刺史第五種非有大惡云云會赦出卒于家第五訪傳云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司空倫之族孫據此攷之則第五氏其先為京兆人與康成本傳所云師事京兆第五合矣種于永壽中為兗州刺史後坐罪免既與康成同時而臧冥又稱之曰故兗州刺史第五種正與別傳所稱合然則元先豈即與先與又別傳明言年二十一遂去吏云云則是二十一即游學矣與戒子書所言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云云正合其下直接年過四十乃歸本傳稱游學十餘年乃約數之詞也先生

以為去吏出游當二十四五何所據乎

本傳康成自游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戒子書云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案桓帝延熹九年丙午康成年四十四明年丁未改永康又明年戊申為靈帝建寧元年則康成游學而歸在永康建寧之間北海東萊是鄰比故往客耕

本傳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戒子書曰過閭尹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袁宏後漢紀會黨事起而康成



教授不輟弟子常數百人世說注遇黨錮隱居著述凡百餘萬言案黨事起于桓帝延熹之末宦官以司隸校尉李膺等二百餘人為朋黨逮捕下獄永康元年六月賈彪說竇武霍諤使諫帝乃赦黨人此赦但赦之出獄歸田里非盡赦其罪仍禁錮之桓紀言悉除黨錮不可泥故曰黨錮言先治其黨後則錮之使不得仕及至京師也范滂見收母曰汝得與李杜齊名我復何恨時杜密與李膺為黨魁而密守北海康成受知且游學久所交名士多故入黨人平原相史弼不舉鈞黨從事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獨無二郡中北海其一康成一處士非

宦官所甚惡不至收捕惟禁錮而已閻尹擅執指侯覽王甫曹節諸人十有四年者靈帝紀光和二年四月大赦天下諸黨人禁錮小功以下皆除之自桓帝延熹九年丙午至此已未十四年也時康成年五十三鶴壽案先生謂十有四年者自桓帝延熹九年丙午至靈帝光和二年已未時康成年五十三非也戒子書先言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則客耕東萊已在四十後矣次言遇閻尹擅執坐黨禁錮是被黨既更在其後也黨事後于延熹九年其時康成年止三十九蓋是年尚未株連及康成至次年歸來客耕東萊供養父母教授弟子安然無恙又三年之後康成年四十五始被禁錮直至中平元年康成年五十八然後得赦故曰十有四年也如先生說從延熹九年數起豈康成于三十九即被禁錮乎既被禁錮豈能遲遲我行至四十後始歸乎本傳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



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康成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待甚優康成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袁宏後漢紀中平初悉解禁錮康成已六十餘矣始為王公所命一無所就者案前此雖有赦然云小功以下則大功以上猶未赦直至中平元年甲子黃巾反呂彊言恐黨人與黃巾合始大赦黨人徙者皆還時康成年五十八何進之辟年六十是中平三年丙寅也以下靈帝尚在位三年而傳言靈帝末者約略言之世說注何進辟康成乃縫掖相見康成長八尺餘須眉美秀姿容甚偉進待

以賓禮康成多所匡正不用而退與傳小異案後漢紀述進辟申屠蟠不至使黃忠與書曰大將軍幕府初開竝延英俊穎川荀爽與病在道北郡鄭元北面受署康成一宿逃去安有其事此妄造以誘蟠也

本傳國相孔融深敬康成屣履造門

屣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

告高

密縣為康成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曜世嘉其高皆悉稱公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



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司馬彪續漢志袁宏後漢紀祝穆事文類聚略

同三國志注引司馬彪九州春秋孔融在北海于稽古士謬為恭敬鄭康成稱之鄭公執子孫禮

三國志注引邴原別傳云原為郡所召署功曹主簿時

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康成為

計掾彭璆為計吏原為計佐後漢孔融傳云為北海相

薦舉賢良鄭康成等據此二條暫攝計掾及舉賢良皆

孔融為國相時事戒子書于蒙赦下云舉賢良方正有

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并名早為宰相比牒

連牒也并名齊名也言連牒齊名被召者並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

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于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

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因從辟大

將軍三司府謂何進薦辟事而先之以舉賢良則孔融

為北海相時事乃本傳于靈帝末黨禁解下即敘何進

辟之之事次敘袁隗表為侍中事方及國相孔融云云

則先後錯迕有難定其年者今姑依本傳為主鶴壽案本傳敘

何進徵辟之事于前敘孔融敬禮之事于後並非錯迕蓋攝計掾舉賢良在何進徵辟之前觀戒子書可見而

立鄭公鄉開通德門則在袁隗表薦之後本傳亦未嘗誤也先生欲合前後為一時事斯乃錯迕耳

本傳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康成為趙相道斷不至趙

虞之案此獻帝初平元年庚午時年六十四王



本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案袁宏後漢紀中和當作中平五年九月己未詔曰頃選舉失所多非其人儒法雜糅學道浸微處士荀爽陳紀鄭康成韓融張楷耽道樂古志行高潔清貧隱約為眾所歸其以爽等各補博士皆不至後漢襄楷傳中平中與荀爽鄭朱雋傳云陶謙推雋為太師移檄討李傕等奏記于雋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馥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鄭康成等

敢言云云此必康成客謙之時故以康成銜名入奏記據本傳則客陶謙乃在何進辟請孔融禮敬之後而于此復稱博士何也且康成薦署之官甚多一無所就其召補博士歲在戊辰時年六十二亦未就乃獨以此繫銜此內有稱前者是曾任而今已去其不稱前則是現居此官而康成不稱前皆未詳鶴壽案何進徵辟時康成六十歲本傳有明文召補博士則在六十二矣袁宏以何進事敘在此下是錯誤也至于陶謙奏記在獻帝初平四年時康成年六十七前三年已舉趙相至此仍稱之為博士又不加前字者蓋康成凡有薦舉雖皆不就然趙相之徵全出董卓博士之召尚由靈帝故仍稱之為博士且除此亦別無可稱也

本傳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



康成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袁宏後漢紀康成身長八尺秀眉朗目造次顛沛非禮不動黃巾賊數萬人經康成廬皆為之拜高密一縣不被抄掠案建安元年康成年七十戒子書云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正合傳言道遇黃巾而紀云經其廬當以傳為正紀欲敘此事而先之以身長云云見威儀之盛造次云云見德行之美以明感格之神也黃巾以人為食而所感如此其可謂至德也已矣鶴壽案賊既經被抄掠之理此欲形容康成之能服人而不覺自相矛盾者不如本傳為長至于服人專在德化身長八尺云云此不過史家敘述之常耳非謂以此服人也

本傳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康成大會賓客康成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竝有才說見康成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說異端百家互起康成依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于紹因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康成笑曰仲尼之門攷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劭有慙色紹乃舉康成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世說注袁紹辟康成及去錢之城東欲康成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莫度康成飲三百餘杯而溫克之容終



日無怠袁宏後漢紀袁紹嘗遇康成而不禮也趙融聞之曰賢人者君子之望也不禮賢者失君子之望夫有為之君不失萬民之歡心況于君子乎失君子之望難乎有為也三國志注引九州春秋同又引英雄記魏太祖作董卓歌辭云德行不虧缺變故自難常鄭康成行酒伏地氣絕郭景圖命盡于園桑案紹敬康成甚安得有不禮事曹操妄造行酒伏地之語殊堪駭笑本傳明言紹迫之從軍至元城疾篤不進遂卒豈在紹軍乎操欲以此為紹罪狀耳鶴壽案獻帝建安二年曹操自為司空而以大將軍讓袁紹大會賓客當在是時

本傳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史送迎康成乃以病自乞還家袁宏後漢紀建安三年徵鄭康成為大司農世說注獻帝在許都徵為大司農行至元城卒案本傳此事無年而袁宏紀云建安三年時康成年七十二合之劉孝標所引別傳獻帝云云則袁紀以為三年者是獻帝紀建安元年曹操遷帝都許欲使就巳營也自此以後操始終挾天子以令天下矣故傳書之曰公車也若孝標所云行至元城卒則大謬本傳于徵大司農乞還家下書五年方敘袁紹逼康成隨軍至元城疾篤不進卒于元城此五年事何得以為三年徵大



司農事乎且以地理攷之元城縣今直隸大名府治在東漢屬冀州魏郡國志冀州刺史治常山國高邑時紹領冀州牧其與曹操相距官渡雖在今河南中牟縣其治自在高邑縣今屬真定府康成儒者未必往赴其軍壘大約欲往高邑自高密東北行至元城而雷滯甚久以卒也若赴司農之徵而欲往許都則但當東行何反折北至元城乎故知孝標所引非也抑其不受趙相徵拒董卓也若不受司農徵則拒操命矣而亦何嘗應紹乎二人皆有不臣之心而康成皆不受其籠絡矚然不滓者也又三國志注引傅子云司空陳羣薦管寧曰昔

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元即授司農此正指建安三年事英華卷七百六十六劉子元引宋均注詩緯稱我先師北海鄭司農以康成于建安初被徵故也而康成注周禮稱河南鄭衆仲師已為鄭司農疏家以眾為先鄭康成為後鄭官同故別之鶴壽案山東登萊二府南面是大海康成所居高密在今萊州府元城即今直隸大名府在高密之直西而先生云自高密東北行至元城則大相反矣許都即今河南許州在高密之西南而先生云欲往許都但當東行又大相反矣蓋從高密東北行與東行皆海也

本傳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北齊劉晝高才不遇傳論康成曰辰為龍巳為蛇歲至龍蛇賢人嗟



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于

官度鄭州中牟縣北令其子譚遣使逼康成隨軍不得

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

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經赴會千餘人案水

經注河故瀆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至沙邱堰獻帝建安

中袁紹與曹操相拒于官度紹逼大司農鄭康成載病

隨軍屆此而卒與傳合鶴壽案李注北齊劉晝一條各

生云其事不可以年為譜者多乃分十二目其實可譜者當譜之今為補譜于左

鄭康成年譜

丁卯順帝永建二年

生于高密

中閒戊辰至丁丑年十

戊寅順帝永和三年

十二歲隨母還家

己卯永和四年

十三歲誦五經

中閒庚辰至壬午年三

癸未順帝漢安二年

十七歲詣縣言火災

中閒甲申至丙戌年三為魯夫詣學官在此三年

閒

丁亥順帝建和元年

二十一受知于杜密去吏

中閒戊子至壬寅年十五造太學師事京兆第五

元先從東郡張恭祖往來幽并兗豫在此十五



癸卯 桓帝延熙六年

年閒 三十七 西入關因盧植事扶風馬

中閒甲辰乙巳 二年 在馬融門下凡三年

丙午 延熙九年

四十歲 辭馬融東歸

丁未 桓帝永康元年

四十一 自扶風還客耕東萊學徒

中閒戊申至庚戌 三年 耕田教學

辛亥 靈帝建寧四年

四十五 黨事起被禁錮

中閒壬子至癸亥 十二年 隱修經業杜門不出與

何休論難公羊注三禮

甲子 靈帝中平元年

五十八 蒙赦令注尚書毛詩論語

中閒乙丑 一年 孔融選為計掾薦舉賢良在此年

閒

丙寅 中平三年

六十歲 辟大將軍三府司見何進

一宿逃去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

中閒丁卯 一年 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在此年閒



世楷堂藏板

戊辰 中平 五年 六十二 詔補博士不至

中閒 己巳 年一 孔融告高密縣立鄭公鄉表通德

門在此年閒

庚午 獻帝初 平元年 六十四 董卓舉為趙相道斷不行

黃中攻北海與門人避難

不其山

辛未 初平 二年 六十五 避地徐州客于陶謙

壬申 初平 三年 六十六 聞蔡邕死而歎

癸酉 初平 四年 六十七 陶謙列名奏記

甲戌 獻帝興 平元年 六十八 客于劉備薦孫乾

中閒 乙亥 年一 在徐州凡七年

丙子 獻帝建 安元年 七十歲 自徐州還道遇黃巾賊疾

篤作書戒子

丁丑 建安 二年 七十一 袁紹要會舉茂才表為左

中郎將皆不就

戊寅 建安 三年 七十二 公車徵為大司農以病乞

還家

中閒 己卯 年一

庚辰 建安 五年 七十四 袁紹逼隨軍載病到元城

注周易六月卒

世楷堂



右譜就有年可攷者譜之而以不能定其年者附于其閒無年可攷者闕之馬融卒于延熹九年時康成年四十而戒子書云年過四十乃歸者自扶風至高密中閒或更有稽留之處康成凡遇薦舉不就者多况于董卓乎本傳謂舉爲趙相道斷不行非也

鄭氏著述

本傳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吾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

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荅北地太守劉瓌及康成荅何休義據深通由是古學遂明案英華卷七百六十六劉子元引鄭康成自序云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黨錮事解注古文尚書毛詩論語爲袁譚所逼未至元城乃注周易康成注經之先後當以此自序爲的據本傳言黨事起被禁錮隱修經業杜門不出計其時康成年已四十餘矣而著述方自此始四十以前少則習業誦讀長則出游四方從賢師友質問講論不輕下筆故博而且精自敘言遭黨錮逃難注禮則逃難者卽指杜門非又出游合之戒子書坐黨錮十四年則是康成



注經三禮居首閱十四年乃成用力最深也康成偏注各經獨春秋經傳無注但有發墨守等蔚宗敘至卒後方一一條舉著述百餘萬言而或別有所據知與何休論難在坐黨杜門之時故摘出之與若劉孝標所引別傳以百餘萬言皆歸之坐黨隱居之時則誤康成與何休論難事見御覽卷六百十鶴壽案林孝存作十論七難以排周禮而康成答之今觀自序稱遭黨錮之事逃難注禮則與林孝存辨難必在注周禮時范蔚宗雖不言要與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同在此十四年中

觀康成自序稱其所注尚書為古文或因其所注者惟二十九篇遂目為今文裴松之且然又何尤乎擿植索

塗者哉

鶴壽案本傳稱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尚書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融亦傳古文尚書者也而康成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然則所注二十九篇復得安國傳本也

閻氏古文尚書疏證云古人學以年進晚而觀書益博然于前此所著述有及追改者亦有不復改定者要當隨文參攷如鄭注鄉飲酒禮關雉鵲巢鹿鳴四牡等皆取詩序為義緇衣彼都人士狐裘黃黃之詩云毛氏有之鄭志所謂後得毛傳乃改之也注鄉飲酒禮南陔由庚六笙詩云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坊記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云此衛夫人定姜之詩鄭志所謂後乃得毛公傳記注已行不復改之也鶴壽案鄭于禮記注欲從毛義而于毛詩箋則又不



盡從毛義如十月之交豔妻煽方處以豔妻為厲王妃蓋用魯詩說也

自序言來至元城乃注周易則此經注與自序全是逆旅臨終之筆蓋元城居頗久疑于建安五年春初即抵此縣至季夏易注脫彙著述大備惟春秋傳未注而以舊彙先付服虔委託得人可無遺恨于是遂自序其一生而歿

本傳門生相與誤康成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康成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林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

凡百餘萬言

謝承書載元所注與此略同不及孝經

康成質于辭訓通人

頗譏其繁至于經傳洽孰稱為純儒齊魯閒宗之案此一節蔚宗臚舉康成一生著述而必先之以鄭志者師弟問答必多提絜綱要處履歷出處亦必附見故也隋志鄭志十一卷唐志則九卷此書已亡傳云門人誤隋志則云魏侍中鄭小同誤別載鄭記六卷乃云康成弟子誤蓋鄭記門人自相問答之語其出門人手不待言而鄭志是門人與其師問答亦必出于門人小同但重加編訂耳唐志載鄭記卷數與隋志同鄭志鄭記雖皆亡采見各經疏甚多又有稱雜問志者當即鄭志其史家引鄭志如



續漢郡國志注引有小泰山云云南齊禮志引正月上  
 辛祀南郊云云後魏禮志引檢魯禮云云之類未暇條  
 舉南城王聘珍來晤云輯鄭志已成予未見傳載各經  
 注以經為次不以注之先後為次益覺劉子元引自序  
 一條為可寶傳不言周禮注必宋元以來傳寫脫落不  
 然李賢注于孝經猶辨之何以不辨周禮之遺漏餘詳  
 商榷鶴壽案劉子幾曰鄭弟子追論師注及應答謂之  
 鄭志鄭弟子分授門徒各述師言更不問答編錄  
 其語謂之鄭記觀此則知二書一問答一不問答本傳  
 明言鄭志八篇答諸弟子問五經而隋經籍志以為鄭  
 元之孫所  
 誤何也

玉海云康成注禮與其書相偕注書在注禮後安得相

偕此說謬

乾象秣注天文七政論宋以後皆以玉海云熙寧七年  
 七月十日沈括上軍儀議曰臣嘗歷攷古今儀象法書  
 所謂璿璣玉衡惟鄭康成粗記其法不知何據  
 公羊疏鄭君先作六藝論訖然後注書禮記卷首標題  
 疏引六藝論云遂皇至伏犧歷六紀九十一代劉恕通  
 鑑亦引之隋志六藝論一卷鄭康成誤唐志同恐非完  
 書今已散亡而見各經疏者尚多  
 駁許慎五經異義今以見各經疏者每條輒舉異義繼  
 云元之聞也此駁或但舉異義而疏云鄭氏無駁則與



許同

賈公彥周禮廢興云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唯有鄭康成徧覽羣經知周禮乃周公致太平之迹故能荅林碩之論難使周禮義得條通案臨孝存賈作林不同鶴壽案臨與林皆氏族也左傳有林不狃論語有林放然後趙錄有秦州刺史臨淡而臨孝存又見後漢孔融傳則作臨者為正賈疏或以臨林同音而誤亦未可知

古人意見不同無妨論難顏之推家訓書證篇云許慎說文鄭康成注書往往引以為證周禮攷工記治氏注引許叔重曰錡鍏也儀禮既夕記遂匠納車于階閒注

引許叔重曰有輻曰輪無輻曰輗禮記雜記注引同是鄭未嘗不尊許氏也若發墨守鍼膏肓等特欲會通三傳非不知公羊義理左氏典故各極其精是鄭與何休亦竝行不悖也

康成別有著述為蔚宗所未及者如仲尼弟子籍司馬子長以為孔氏古文蓋亦孔安國所得魯共王壁中書鄭有注裴駟引入仲尼弟子列傳集解詳商榷鶴壽案此遂謂仲尼弟子籍康成為之注而不知非也隋經籍志云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鄭元誤新舊唐書俱作論語篇目弟子一卷蓋即此書而裴駟引之以解史記者也觀索隱于顓孫師下云鄭元目錄陽城人則益見仲尼弟子籍康成竝未嘗為之注而裴駟所引之為論



語孔子弟子目錄益可見矣

晉書刑法志律九百六卷十餘家家數十萬言內有鄭康成章句于是詔但用鄭氏不得雜用餘家此指魏受禪初事又言司馬昭以律有眾家但用鄭氏為偏令賈充增改詳商榷唐六典李林甫等注云漢蕭何造九章九律至武帝時張湯趙禹增律令科條宣帝時于定國刪定至後漢馬融鄭康成諸儒十有餘家律令章句數十萬言定斷罪所用者合二萬六千餘條據此似鄭律唐代猶存

本傳載康成文惟戒子書明閩中張燮婁東張溥輯漢

魏六朝人集不及康成近盧氏

見曾字抱孫號雅雨德州人康熙辛丑進士

刻鄭氏周易注乾鑿度尚書大傳注附以鄭司農集于

戒子書外

戒子書采入歐陽詢藝文類聚

又增相風賦等七篇惟荅甄

子然書載鄭子目錄劉子元引之今不可得見

康成于三禮論語為之作序周易避夫子序卦名尚書

避夫子序名故不為序而為贊于毛詩避子夏序名不

為序而為譜尊敬毛公毛已為傳注故不稱傳不稱注

而稱箋

見張華博物志李賢後漢書注云箋薦也薦成毛義

又作詩譜說文無譜

字譜即表也自序先歷敘文武成王周公之詩為正經

懿王夷王訖陳靈公為變風變雅又言自共和歷宣幽



平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又言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柔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則鄭譜于共和以前但依世次書之某詩則系某世之下自共和直至春秋皆倣司馬子長年表體每幅畫作如干格上一格書周王年下諸格書列國年詩隨其年橫列格內故有循其上下傍行觀之云云本別為一編今在疏中者唐人采入但存自序及每國風每雅每頌之前敘首緣起無所謂上下傍行者其表已亡佚不全矣鶴壽案鄭氏詩譜已亡歐陽修得其殘本于絳州取孔氏正義所載補之今復訛闕戴東原先生重加訂正其表周南召南分文王武王二格邶鄘衛分夷王及襄王六格檜鄭分夷王及惠

王五格齊分懿王莊王二格魏并平王桓王一格唐分宣王及惠王四格秦分宣王及襄王三格陳分共和及定王五格曹分惠王頃王二格幽并成王周公一格王分平王及莊王三格小雅大雅分文王及幽王六格周頌并成王周公一格魯頌止襄王一格商頌分成湯太戊武丁三格上下旁行庶幾鄭氏之舊

史記秦始皇本紀亡秦者胡也裴駟集解引鄭康成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此注不知是何書之注抑或康成曾注史記鶴壽案述甚富先生謂已詳說錄但檢說錄所載遺漏甚多今為補表于左

鄭氏羣書表

周易注	七錄十卷隋	易緯注	七錄九卷隋志	乾鑿度注	李淑書目
唐書	十卷新	卷八	卷二	卷二	



世楷堂藏板

稽覽圖注 卷二  
是類謀注 卷一  
洛書靈準聽注  
通卦驗注 卷二  
坤靈圖注 卷一  
辨終備注 卷一  
河圖括地象注

古文尚書注 隋志  
右易類九種 除河圖外二十一卷  
書贊 見尚書疏  
尚書義問 七錄三卷

尚書大傳注 隋志  
尚書釋問注 唐舊  
尚書音 七錄五卷

書緯注 七錄六卷  
璇璣鈴注  
考靈曜注

帝命驗注  
尚書中候注 七錄  
右書類十種 除書贊等三十八卷

毛詩詁訓箋 隋志  
詩譜 舊唐書二卷 新唐書三卷  
毛詩諸家音 唐舊書十卷

詩緯注 舊唐書三卷  
右詩類四種四十卷

周官禮注 隋志十二卷 舊唐書十三卷  
周官音 舊唐書三卷  
峇臨孝存周禮難

儀禮注 隋志十七卷  
喪服經傳注 隋志  
喪服記注 舊唐書一卷

儀禮注 隋志十七卷  
喪服經傳注 隋志  
喪服記注 舊唐書一卷

儀禮注 隋志十七卷  
喪服經傳注 隋志  
喪服記注 舊唐書一卷



喪服譜隋志一卷

喪服變除注唐書一卷

儀禮音七錄二卷

小戴禮記注隋志二十卷

禮議新唐書二十卷

禮記音七錄一卷

三禮目錄隋志一卷

三禮圖隋志九卷

禮記音唐書二卷

記默房注隋志七卷

含文嘉注隋志三卷

禮緯隋志三卷

隋志二卷

右禮類十六種除答難外九十五卷

春秋左氏分野

春秋十二公名

春秋左氏膏肓箴

七錄一卷

駁何氏春秋漢

七錄一卷

駁何氏春秋漢

舊唐書十卷

春秋公羊墨守發

議隋志二卷

議敘隋志一卷

舊唐書二卷

書新唐書十卷

春秋穀梁廢疾

釋隋志三卷

右春秋類七種二十卷

論語注隋志十卷

古文論語注七錄十卷

論語釋義舊唐書十卷

論語孔子弟子

孝經注隋志一卷

孟子注隋志七卷



目錄隋志一卷  
六藝論隋志一卷

駁許慎五經異義舊唐書十卷

鄭志本傳八卷隋志作鄭記六卷

右羣經類九種五十八卷

乾象秌注見本傳

天文七政論見本傳

日月交會圖注隋志

魯禮禘祫議見本傳

律令章句見晉志

九宮經注隋志三卷

九宮行碁經注隋志三卷

九旂飛變舊唐書一卷

隋志三卷

右雜著八種除乾象秌等外八卷

鄭康成集七錄二卷

賦七篇見雅兩堂刻本

戒子書見本傳

荅甄子然書見藝文類聚

右集類一種二卷 凡鄭氏所著書六十四種 有數可知者二百八十二卷

鄭氏師友

本傳造太學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秌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



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康成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康成康成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攷論圖緯聞康成善算乃召見于樓上康成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案始通公羊次受左氏知康成尊信二傳不取穀梁此未易與流俗人道又案康成因盧植以事馬融故袁宏紀與傳略同又云盧植字子幹涿人師事扶風馬融與北海鄭康成友善三國志注引續漢書云盧植少事馬融與鄭康成同門相友御覽卷四百九十三引東觀漢紀云馬融才高博洽教

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康成皆其徒也三年不見世說亦有此語英華卷六百六十四唐顧雲投翰林劉學士啓某聞鄭康成之謁馬融不知不去三年常在門庭蓋以此時儒學無出于馬公正指此御覽卷三百七十六引異苑云鄭康成師馬融三載無聞融鄙而遺遠康成康成過樹陰下假寐夢見一父老以刀開其心謂曰子可學矣于是寤而即返遂洞精典籍此小說家語善算得見事世說謂融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康成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劉孝標注時涿郡盧子幹爲季長門人冠首季長不解



剖裂七事康成思得五子幹得三季長謂子幹曰吾與汝皆弗如也康成素習九章算術九章中鈎股算渾天所必用而剖裂者謂鈎股割圓法也是又鈎股中之精者康成工此宜融自屈矣世說又云康成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嘆恐康成擅名而心忌焉康成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轉軾逐之告左右曰康成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逐罷追康成竟以得免劉孝標注馬融海內大儒被服仁義鄭康成名列門人親傳其業何猜忌而行醜毒乎委巷之言賊夫人之子此注是案馬融卒于延熹九年年八十八鄭康

成卒于建安五年年七十四馬長于鄭四十八歲鶴壽案康

成所受業者雖止第五元先諸人而其所師承者易則京房費直書則杜林孔安國詩則韓嬰毛亨蓋非專主一家也至于馬融之卒年已八十有八而康成辭歸即在是年豈能親自轉軾逐之世說云云其荒誕也可知矣

融欲害鄭未必有其事而鄭鄙融卻有之蓋融以侈汰為貞士所輕載趙岐傳注鄭雖師融著述中從未引融語獨于月令注云俗人云周公作月令未通于古疏云俗人馬融之徒

水經淄水注鄭志曰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康成荅曰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



棘下生無常人也余案左傳昭二十二年莒子如齊盟于稷門之外漢以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史記音義云欲以繼蹤齊稷下之風矣然棘下又是魯城內地名左傳定八年陽虎劫公伐孟氏入自上東門戰于南門之內又戰于棘下蓋亦儒者所萃焉故張逸疑而發問鄭康成釋而辨之雖異名大歸一也案稷下亦見寰宇記贊云者書贊也此條尚書堯典疏引作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閻若璩云當作棘下生子安國今本乃傳刻之譌然則荅張逸雖云棘下生無常人而書贊所稱先師實專主孔安國言康成所傳古文尚書自謂淵源乎

安國故稱先師詳後案

鶴壽案孔安國夫子十一世孫也漢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

書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安國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孔氏世居魯棘下魯地安國魯人故稱之為棘下生齊田氏云云恐是張逸誤記

戒子書云吾游學周秦幽并兗豫獲覲乎在位通人處

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遂博稽六藝粗覽

傳記時觀祕書緯術之奧

後漢蔡邕傳王允收邕付廷尉死獄中北海鄭康成聞

而嘆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案此初平三年事時康成

年六十一

鶴壽案本傳稱靈帝未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時年六十先生駁之曰年六十是

中平三年丙寅也以下靈帝尚在位三年而傳言靈帝末者約略言之此駁甚是今案王允收蔡邕在獻帝初



平三年壬申則越七年康成年已六十六矣而先生云六十一豈亦誤記為靈帝未與初學記引常璩華陽國志云諸葛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荅曰先帝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言理亂之道悉曾不論赦也案興平元年徐州牧陶謙死劉備代之康成本容謙其與備周旋當在此後三國志注引別傳康成薦孫乾于州孫乾被辟命康成所薦也孫乾字公祐北海人劉備領徐州辟為從事康成薦乾亦在與備周旋時約年六十九其明年自徐州還高密後漢方術李邵傳弟子歷字季子博學善交與鄭康成陳紀等相結

鄭氏傳學

本傳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又云其門人山陽郝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炎著名于世又樂安國淵任慮字鴻豫基字伯興魏鎮南東西曹掾遷中尉淵字子尼魏司空掾遷太僕蝦字昭光魏黃門侍郎時竝童幼康成稱淵為國器蝦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收皆如其言案鄭氏之門達者趙商張逸居首鄭志鄭記中二人問荅獨多蔚宗首舉趙商等張逸可知趙張問荅散見各經疏甚多史家所引如南齊禮志引鄭志趙商問之類亦多未暇條舉御覽卷五百四十一引別傳曰故尚書左丞



同縣張逸年十三為縣小吏君謂之曰爾有贊道之德  
玉雖美須雕琢而成器能為書生以成其志不對曰願  
之乃遂援于輩中妻以弟女然則逸不但學亞于商且  
同里弟壻又最親也魏志武帝紀注引續漢書曰郗慮  
山陽高平人少受學于鄭康成攷慮為曹操御史大夫  
與華歆同殺伏后者要不足累康成魏志王基傳字伯  
輿東萊曲城人為中書侍郎散騎常侍王肅著諸經傳  
解及論定朝儀改易鄭康成舊說而基據持康成義常  
與抗衡崔炎傳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年二十九結公  
孫方等就鄭康成受學學未暮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

康成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康成罷謝諸  
生炎既受遣周旋青徐兗豫之郊二事炎在前基在後  
魏志又云國淵字子尼樂安蓋入師事鄭康成又注引  
鄭別傳云國淵始未知名康成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  
吾觀其人必為國器鶴壽案本傳及別傳所載趙商等  
七人固受業于康成者若非受業  
而亦傳學者莫如服虔世說云鄭元欲注春秋傳尚未  
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過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  
人說已注傳意元聽之良久多與已同元就車與語曰  
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  
與君遂為服氏注今案阮孝緒七錄止有鄭氏春秋左  
氏分野春秋十二公名蓋春秋之學悉傳與服氏矣  
各經疏所引門人問荅趙張外有陳鏗田瓊吳模崇精  
王權焦喬等又有焦氏疑即焦喬其傳記中如初學記



引王贊問答之類未暇條舉

鶴壽案鄭志所載尚有冷剛鮑遺

魏志王肅傳字子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

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謨定父朗所作易傳皆

列于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

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

與晉武帝同名

受學鄭康成之門人稱

東州大儒徵為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康成

叔然駁而釋之

蜀志云許慈字仁篤南陽人師事劉熙善鄭氏學

吳志云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逮事鄭康成與劉熙

攷論大義博通五經

鶴壽案魏晉之間善鄭氏之學者不可勝數即以易學言之若南陽

許慈臨穎荀崧順陽范甯上黨續成廣武周續之琅邪王儉吳郡陸澄泥陽梁祚華陰徐遵明范陽盧景裕清河崔瑾河間權會郭茂此皆以鄭氏為宗者也

### 鄭氏軼事

續漢郡國志東萊郡不其侯國注引三齊記曰鄭康成

教授不其山山下生艸大如蠶葉長一尺餘堅韌異常

土人名曰康成書帶艸案段成式酉陽雜俎新載略同

不其下有城南二字

趙崇綯雞肋鄭康成飲酒一斛盧植能飲一石案載宋

古鄮左圭百川學海

世說鄭康成家奴婢皆讀書康成嘗使一婢不稱旨將



捷之方自陳說康成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  
來問曰胡為乎泥中荅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御覽卷  
五百引之

郭忠恕佩觿桂陽鶴背司農牛角注云漢末大司農鄭

元牛角抵牆成八字鶴壽案此一目可不草木叢生  
豈能盡識後人因康成讀書于不

其山遂傳會為書帶耳飲酒一斛已見本傳胡為乎泥  
中云云似晉人氣習且鄭公厚德安有曳婢泥中之事

小說家欲以矜鄭適以誣鄭耳牛角八字真乃事符  
語怪不若程子謂觀兔可以畫卦尚有一種道理

蛾術編卷五十八終



